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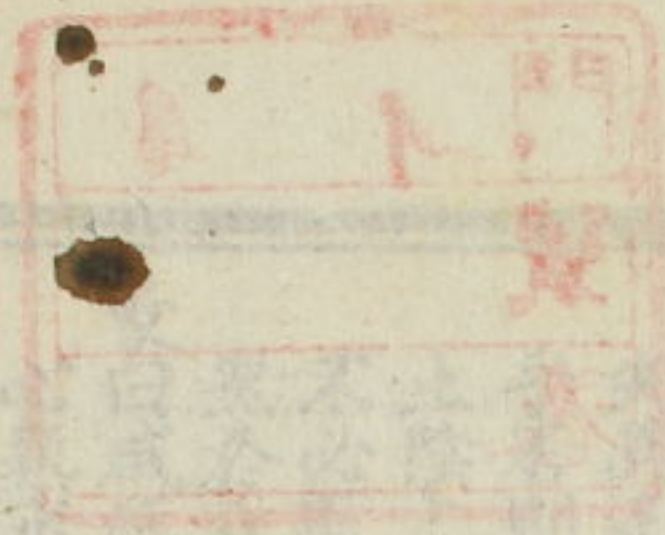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4 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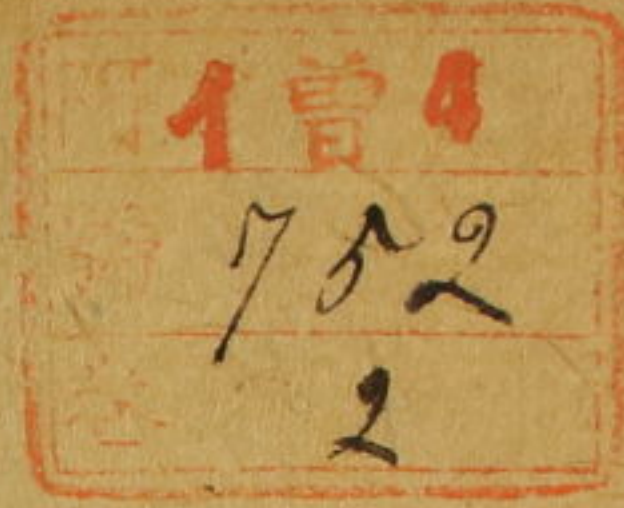
752

2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right page with a textured, yellowish paper surface.



周易內傳卷三上

船山遺書

下經 咸 艮 兌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恒二卦皆自否泰之變而言是陰陽之動幾也夫欲效陰陽之動以消否而保泰則必相入以為主而效其匡濟則未濟之以撥亂既濟之以反正是也又其不然則陽居外以章其用陰斂而內以守其虛庶幾天包地外以運行之幾則損益是也而咸恒異是咸以坤三之六往乎上而成悅以乾上之九來乎三而苟安以止三上者浮動之幾陰陽相感而遂相易以往來所謂物至知知而與物俱化者爾四之與初退而自立之位也恒潛移於下以相入而相動進則可以為而退抑可以守以是為久而固存之道而不知所遷之失其位則相持而終不足以為功矣此二卦者陽皆內閔而陰皆外著陰得見其功而陽反藏於內求以消否而保泰難矣哉時中之道進以禮退以義浮動而進不以禮也潛移而退不以義也故二卦皆無吉爻而咸之三上恒之初為尤凶各為即二卦而較之咸為愈者九之居三六之居上感而猶不自失者也恒初與四則尤偷安而失其正矣是以咸固亨而於物不傷其利於己不喪其貞恒則亨乃死咎利貞而後利有攸往也咸之亨者已成乎否則不得以感感雖淺而志亦自此而通若夫感之得失視乎其後而已非否塞之故矣利貞者陽下而止陰之逼陰上而悅陽以不流固合於義而二五之中得其位固保其貞也故視恒為愈取女吉者兩少相得初不必有深情至理以相與然剛下而不離其類則男道不瀆柔上而之於外則女子遠父母兄弟之道故吉也雖然於取女之外無取焉矣君子擇君而事輪枕以致身謀道以交盡忠以竭信非夫婦之禮僅因媒灼而通者也豈曰咸感也 咸皆也物之相與皆者必其相感者也咸而有心則為感咸無心之感也動於外而即感非出於有心孰審而不容已之情故曰咸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說下媚反下女 感應以相與謂隨感隨應不必深相感而已應之然而陽得位以止陰之濫陰得位以飾陽而說之有此德故其占能亨利貞而為取女之

王昭 經也論

周易內傳卷三上

一

吉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凡推言卦德而極贊之者皆卦之情才本有所不足而聖人窮理通變以達天則見陰陽之變化為兩間必有之理數初無不善之幾而但在觀察之審因而善用之爾夫受物之感而應之與感物而欲通者必歸其中必順其則必動以漸而感之先心一動而即應此淺人情偽相感之情君子之所弗取也然而天地有偶然之施生聖人有汎應之功化道大而先憂則幾甫動而無擇於時位故陰陽一相接而萬物怒生無所待也聖人觸物而應仁義沛然若決江河深求之者固感之以深淺求之者即感以淺從其所欲終不踰矩天下乃以不疑聖人之難從而和平旋效則在天地聖人無心以感而自正感之為道固神化之極致也乃善觀之者於此而見道之至是有觸而必通天地之情不徒於屈伸故頑靈淑慝生成肅殺甫有所遇即以其流行之幾應之而災祥寒暑各得其理萬物之情著見而易動甫與禦之而即止甫與綏之而即說一如男女相感於一旦初不必有固結之情而可合以終身聖人見此情也則知感以貞而貞即應感以淫而淫即應性不知檢其心天下易動而難靜則外之所感即為中之所說而安而天地萬物屈伸之幾情偽之變在乍動之幾勿忽為無關於神理則天地變而時中之道即因以成能萬物與而得失之應即決於一念此乃以善用夫感而不憂其德之不固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至高也而上有澤不特高也君子德厚於已而受人以虛則天下無感而不通矣然為山上有澤非卑屈也非中樞也君子之虛異於老氏之虛久矣

初六咸其拇 陰陽交感三與上爾而六位皆言感者天地萬物之情感於外則必動於內故不感則已一感則無有能靜者故君子慎其所感於利害情偽之交恐一觸而不能自持也爻之取象於人身者陰陽感而物生陽成乎艮而乾道成男陰成子兌而坤道成女形之已成形開神發而情生焉感之所生一因乎成形以後物之生也類然獨取象於人身者易之有占為人告而使人反求諸身以驗所感也內卦之感者股也外卦之感者口也股屈伸之機口情偽之所出也拇與腓皆隨股而動者也初去三雖遠而俱為陽爻股動而拇必感之象居下而柔

不能自主占此者受制於人而得失亦淺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謂三就內卦言之分內外也志在外已不能有志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凶居謂所處之不吉也腓不能自動而聽股之動者二比於三隨三所感而受之屈伸者必然之理勢則吉凶皆其固有六二柔中當位而無心以待感則所處即凶而亦理數之恒有貧賤患難素位也壽夭正命也皆莫不吉凶居而吉則吉居可知矣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受其正如腓之順股則亦何害之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下體屈伸之所繫以感腓拇而使動者也陽自上而來三以變否而使通乃位剛志進上與兩陽為類有隨陽而往之象蓋偶然之感而相感之情不固雖為艮之主而无止道使終下感二陰則亨矣乃情終欲隨陽以往無固合之志吝道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不處言無深結二陰與之終止之意所執下者感下則為二陰之主隨上二陽則為三陽之卑役爾各於厚施依人而動小人之道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自股而上心也不言心者府藏之宮神志魂魄之舍下自丹田上至咽大體之官皆靈明之府其言心者言其會通之膈耳四超出於屈伸之上而靈明受感去上遠而不易動所以貞吉雖若有悔而非其固有也心者萬感之主貞淫判於一念之應故又戒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天下之動吉凶得失相感者無窮而心以靈而善動易為往來所搖則能貞吉而无悔者未易也其義繫傳備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大光也 感於害固害感於利亦害也未感者心之本體可以感而不妄感者也往來无定而憧憧然以不定之情則沒於感而志不光大矣兩設言之以示得失繫於一念所謂人心惟危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居外而易以感者上六也五與相比不能不為之感然剛中得位如背肉之安而不妄動則亦可以免於悔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居外而易以感者上六也五與相比不能不為之感然剛中得位如背肉之安而不妄動則亦可以免於悔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居外而易以感者上六也五與相比不能不為之感然剛中得位如背肉之安而不妄動則亦可以免於悔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居外而易以感者上六也五與相比不能不為之感然剛中得位如背肉之安而不妄動則亦可以免於悔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居外而易以感者上六也五與相比不能不為之感然剛中得位如背肉之安而不妄動則亦可以免於悔矣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謂上六謂之末者為感尤淺脢可不為之動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一口耳而殊言之謂之輔頰舌者動則俱動形其躁也天下之物有理而應之也以心上最居外易以受感陰舍三而上不緣中而馳騖於外此道聽塗說所以棄德也不言凶咎者得失無常吉凶無據易不為之謀占者遇此勿聽焉可耳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水流騰湧貌一感而即言賤可知矣兌為口舌又為悅佞人之言令人可悅非智者必為之感動書戒無稽之言以此

恒 恒 恒 恒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咸者易動之情感焉而即動也恒者難動之志相持而不相就也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相綜之間相反其焉咸之欲消否也迫浮動於上不待籌度於中而即感恒之欲保泰也堅一陰已起於下一陽已動於四而二五猶堅處於中而抑之初之陰四之陽各以陰降陽升之常理植根深固而處於內雖相應而无相應之情其應也皆以位之所固然而相應非有情焉以相接雷欲出而風欲入雖會於一時不相謀也且陰入於陽之內而干其化陽微動於中而襲陰之藏自恃也固則於物有所不恤斯道也非天地之不與聖人同憂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恭己無為聽物之自成而不求近功者未足以與於斯焉不動心之道惟能知天下之言以通天下之志則雖恒而亨也而可无咎不然則自恃堅者必忤於物而憂疑生矣惟持大正而不恤不足慮始之人情義之與比而陰益乎物固違道以干譽而與物以大正則雖恒而利有攸往不然則剛愎自用以違於人情而行焉皆窒矣故必亨而後无咎必利貞而後利有攸往咸以易感而難乎貞恒以難遷而難乎利非謂消否之道不在感保泰之道不須久也視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德合於天地道至於聖人則感而遂通悠久無疆皆至德矣然而非希天之聖終未易言也易不言二卦之失而但言其所以得益物無可絕之情而人不可以無恒不容遽斥其所不足以啟拒物喪耦徇物失己之弊故但示以釋回增美之道與不可輕用之意聖人之修辭所以盡誠而為化工之筆也夫

象曰恒久也 執所安居以為可久之道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上陽自初往四曰上陰自四來初曰下雷動風興氣以時至各行其化而自然相與陰入陽以求合陽出乎上以動陰此天地所固有之常理而非其變若此者固將以為可恒久之道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要豈無道而可以恒哉陰陽之相襲以時而應勢之恒也安而不遷順以動而用其正道也无道而持久不移咎之所積據為利而害隨之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者以其不已也寒暑生殺隨時合義而各以其正則利有攸往非以是始即以是終終而不可更始據位於退藏之地特為不易之主而能利攸往邪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得天合天運行之常度也變化而能久成因時而變而不爽也聖人之道所存諸中者大正則天下之風俗萬變而卒成其化未嘗不以潛運於內者為可久之理而要未有不循物之義以為大正者也若以密藏執滯為恒貞淫未審而皆據之是天地以疾風迅雷為常非天地之情矣萬物以發而不斂枯而不榮為恒非萬物之情矣以其執而易毀者知其貞而常存君子之不諒而貞知此而已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動而不可遏風行而不可反惟其立於內者定也君子之行於世也因時順應而不執惟其所以自立者持其志而不遷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物豈能移之哉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浚深入也以泰之變言之初以陰自外來入於二陽之下而欲持根深固以為恒故曰浚恒初與四恒之主而初尤其求恒之始志僻尤甚焉雖上承乎剛有貞順之象而凶德以之而成行焉未有能利者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者非一旦而可恒也深者非一旦而可深也求之有序則深造有漸治道學術未有不然者陰陽之交方泰而於立卦之始怙其巽入之巧即求入陽之下以據為安人情不宜天理不順自謂得深

者也

以讓人之淺而執以為恒陋儒涉獵詩書即欲試之行事以立不易之法而亂天下異端以頓悟為宗持為密印而措人心皆此文之象

九二悔亡 初以浚為恒二與之比聽其入而與之相保悔道也然居得其中雖不當位能守其素不求恒而未變是以悔亡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自然相應之卦應所不論故文以相比取義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能久者中也異於求深於始者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卦惟三與上為當位而其占凶吝者恒者變而能常者也三與上恃其位之正見一時之可安而不久以其道則不能恒必矣初方入以求恒三剛而求進不憂其相迫適以召初之恥辱耳或者

尚至之辭初與三非相應之爻不期而受其辱故曰或自下求曰承得位故貞承羞故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在變而變即其常天時人事皆已異志不隨時以盡大常而恃位為安物不能容之矣

九四田无禽 剛自下來而處於四非所安而安焉欲以動而有功所謂守株待兔者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陽往交陰進不得天位退失其本基以隱伏相機為可久之術隗囂公孫瓚之所以亡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與四相比聽九四之動不與俱動任陽之動而靜以相保婦人之恒婦人之貞也四亦以其柔而易親相與為保遂見為可恒而退聽焉失丈夫之義矣吉在五凶在四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一謂九四五得中而從乎四無易志故吉從婦者匿於其下以求安四雖為震主而失位浮寄其剛不正近比乎陰故有從婦之象凡從婦者始未嘗不暴而終屈也

上六振恒凶 振如玉振之之振收也上柔得位陰陽方相相動已恃其居高得位欲苟且柔和以收拾為可久凶之來無以禦之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之於初四遠矣以柔道收已變之局不足以立功則害且及之矣天道久而不已惟終而有始也據其恒以為恒凶必乘之恒卦六爻皆不吉久不以道也二五差能自安而非變化以九成三上則

無為有虛而為盈者也天地風雷之變而不失其常豈人事之易及哉德非聖人心中藏之密用以終身凶其免乎

三 遯 艮上

遯亨小利貞 尊者出而在外曰遯書曰遯於荒野猶春秋君奔稱豫也立卦之體下二爻為地位地位者陽之所

以藏於深而植根以起用者也陰長而居二陽退於虛矣雖下卦之三陽猶在焉而三為進爻且進而與三陽連類以往故曰遯遯亨者君子進則立功退則明道明哲保身樂在疏水於已無不亨而息元黃之戰以勿激亂且

立風教於天下而百世興焉於天下亦亨矣小陰也陰未失其居下之義故利陽進而與相應故貞遯陰長矣而初二元凶吝者二得下之中也位莫美於中臨陽已得乎下之中故陰爻皆蒙之而吉遯未踰乎下之中故陰爻

無傷陽之隱觀猶得乎上之中故爻多美辭大壯未得乎上之中故多危以三畫之重為三才之位言之則二出乎地上為用人之大美五居天位而近於人為承天而天祐人以外貞卦言之初四者退爻也二上者進爻也進則過退則不及剛柔皆有過不及之失二五酌其宜以立為定位而居之安故位莫美於中也陰利貞而

無逼陽之過陽之遯所以益亨陽亨則陰過亦泯而不喪其利貞矣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 四陽合志上死陰以為之掄沮志得而道亦伸矣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當位謂九五剛當位則道無所屈應二應五也陰無拒之之情而有挽留之志禮意未衰從容以去遯之美莫尚焉故曰好日嘉

小利貞浸而長也 艮上 浸漸也陰雖長而以漸得中而止未失乎正而於義亦合 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非其時則巢許之逃堯舜嚴光周黨之亢光武也非其義則君臣道廢而徒以全軀保妻子

為幸孟子所謂小丈夫也非精義乘時者無繇以亨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羸 山自以為高而欲逼近於天天覆幬之而終不可踰惟絕遠之而不與相狎也不惡者不屑與之爭嚴者雖求合而必不受惟超然遯於其外小人自伏處於下君子之遯以

自潔也非若漢末黨錮諸賢處草野而與小人相觸者也

初六遷尾厲勿用有攸往 遷尾為避之尾也尾者繫於後而可曳者也初與四應陽欲避而初以眇小之才欲以柔道牽曳之必蒙其嚴厲斥絕矣勿用有攸往者戒其聽陽之遷而勿強往曳止之

象曰遷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柔而在下本無逼陽之嫌而位卑力弱不能作留行之客但安處而勿與其事自不見絕於君子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勝平聲說 黃中色牛順物陰道之正也革堅韌之物勝能也六二柔得中而當位其情順矣比近乎陽而與五應見陽之遷堅欲留之故陽欲去而情不能忘乃陽決遷而不可挽不能吉而其志可嘉則遠於凶咎矣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非其志之固則虛拘君子所謂執我仇亦不我力者矣六二順應於五故其志可深信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與二陰合為艮體艮有止道二執之固而三為其所繫進退不能自決心戰而疾危矣斯道也惟以之畜臣妾則可耳臣妾情順乎已與之近而撫之而不失其剛則既无不孫之憂而能容以使無怨畜者止而養之良道也

象曰繫遯之厲有疾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備謂志衰而氣亦饒進退者君子之大節故曰大事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否如字 九四有初六之正應故得全其交好以去而不出惡聲君子引身而退之吉道也小人恃不見惡於君子而冒昧依附以有為凶矣初六之所以災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雖好而遯矣豈小人之可徵以求福九五嘉遯貞吉 二固志以執五五得雍容成禮而退遯之嘉者也然其吉也以其貞也非以其嘉也五豈遯二之執以為榮者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則嫌於不正而剛中得正道固不屈所以吉上九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四五皆有應而進退未免有疑而上獨否

也或屈於暗而伸於明太公辟紂而終以開周武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孟子去齊而為百世師无不利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四五皆有應而進退未免有疑而上獨否

大壯利貞 大謂陽也壯者極其盛之辭陽道充實而嚮於動志盈氣盛而未得天位則為彊壯有餘而未乘乎時之象故僅言其壯若有勉之惜之之辭焉乾之四德大壯所可有不言元亨者以未得天位尚不足以統天而達其雲行雨施之大用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則已足矣美利足於已可以美利天下而純陽無雜則正而固也陰尚據其上疑於相應而貞則必利其利以貞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 嫌於言壯之太甚故釋剛以動故壯 陽德剛健而動為天地之大用乾德已成因時震起以感二陰而動之陰雖居尊位莫能禦也直為壯曲為老積剛以擯陰理直而壯非但陽盛之謂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純剛則盡自彊之道無陰私之累而震陰以使知退剛以養成動以時興皆正也正則無不合義而利矣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正大正其大也此言人能正其大者則可以見天地之情而不為陰陽之變所惑也天地之化陰有時而乘權陽有時而退聽而生者天地之仁也殺者物之量窮而自槁也大體者天地之靈也小體者物欲之交也君子者受命而以佑小人者也小人者違命以干君子者也人惟不先立乎其大者以奮興而有為則玩生殺之機以食色為性以一治一亂為數之自然則陰干陽欲戕理濁溷清而天地之情晦蒙而不着惟君子積剛以固其德而不懈於動正其生理以止殺正其大體以治小體正君子之位以遠小人則二氣絪縕不已以陽動陰生萬物而正其性者深體其至大至剛不容已之仁而灼見之矣故大壯之壯惟其利貞而二陰據上不足為之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地以上皆天也故有雷在天上之象雷本陽氣之動親乎天非但震物君

周易內傳卷三上

五

子之壯壯於己非壯於人也積自強之道以動而不餒者惟禮而已孟子謂之集義禮者義之顯於事物者也道義充而節文具浩然之氣自塞乎兩間如雷上於天陰不能遏若助長以凌人其壯必稿非大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大壯大自壯也剛德已固而以動則壯初以四與已同道遠感之而與俱動壯以趾而已妄動必折故凶惟其恃四之孚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二三皆與陰應初獨與陽孚宜其吉而反凶者德薄而位卑九四奮興以往溢於陰而不恃初以為援則所孚者志不相通也

九二貞吉 陽剛得中為乾之主大之正正以此也故直言其吉而辭簡辭有險易此易辭也陽不當位而不言悔亡无咎者乾道渾成凡位皆其位故凡卦有乾體者九二皆无悔咎之戒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中則正也所謂中者對外而言九二以庸德為健行內修之盡非施健於外以凌物為壯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罔與罔通羝羊牡羊也九三與上相應小人見君子之壯而欲用之而九三因欲罔羅之以為己應雖不自失亦危矣羝羊本剛以求牝故急於前進而九四以震動之才當其前限之而困其角乃反而不前幸得保其貞耳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因其有見用之情遂欲網之亦過矣楊龜山之於蔡京唐應德之於嚴嵩是已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輓 九四為震動之主前臨二陰無所繫應陽實陰虛以至實馳騁乎至虛無所阻礙為藩決不羸之象輓車箱也三陽在下積實已盈故壯莫盛焉震之壯乾之壯也大正而吉雖不當位固无悔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陰尚據天位貴於往以治之六五喪羊於易无悔 此立字卦外以說卦之全象也四陽類進至此忽變而陰喪羊之象易本義云或作疆場之場是也兩相交界之地春秋傳云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死悔者言既壯以其貞則雖未得天位而陰據之亦可无

悔也不以六五之得失為占者為陽慰不為陰危君子辭也屢言羊者朱子謂大壯卦體似兌亦一義例筮者偶用為占亦可

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 此位非陰所宜居故為羊歎其喪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陽長陰將退矣上六恃六五之得尊位而已思藉之以安有不欲去之象而下望九三之應已乃三既為觸藩之羊矣上係戀觀望而不能退陽已壯而四方尚往固不能遂其固位之志无攸利矣惟其柔而不爭知艱難以決於退則可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詳謂不審時度德咎不長者退而不犯難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延而進之也需與晉同道而德異需三陽欲進為陰所闕而九五居尊以待其來陰不能敵之晉三陰欲進為陽所限而六五居尊以延之上陽不能止之剛之相需以道相俟也柔之相進以思相接也康安撫之也二陰分土而為主於下有諸侯之象馬六五柔以撫之使安其位其所用錫者馬之蕃庶馬以行地而坤主利也晝日三接者既錫之又屈體以下延之晝日離明之象三接者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偏晉三陰也易之為教扶陽抑陰而於觀於晉於鼎無惡陰之辭於晉尤若與之者陰陽剛柔皆天地之大用有時而柔道貴馬則亦不廢其用然象辭類有四德而觀晉無之則陰之不足於德亦可見矣不言吉者王者之待諸侯恩威並用而天下甯有大明之君有至順之臣則可厚錫車馬隆禮延接以懷柔之不然則錫以富而尾大不掉謙以接而且下堂見諸侯之漸固不如遜與豫之利建也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天子臨諸侯之象順而麗乎大明諸侯承事天子之象柔進而上行陰離四而進乎五為柔之主以延三陰本義謂自觀變者亦通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德者無私無欲可大白於天下之德也日出地而物皆照非欲人之見之

王沿山陞史論 周易內傳卷三上

王沿山陞史論 周易內傳卷三上

王沿山陞史論 周易內傳卷三上

王沿山陞史論 周易內傳卷三上

王沿山陞史論 周易內傳卷三上

王沿山陞史論 周易內傳卷三上

明感則自不可掩耳君子之明德曉然使天下共喻而無所隱取象於此自明對益眾而言卦與明夷相綜自待重以周待人輕以恕明晦異用之道如此

初六晉如推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下而不能即進有推如之象然柔進以安下位其進不迫是以貞吉陰自應陰陽自應陽道同相信之謂孚初與四應以柔遇剛罔孚也四罔與孚將止其進而初无急於求進之心處之裕如則雖見推而无咎

象曰晉如推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行去獨行幽獨之行見推而不失其柔靜之操故正未受命者進陰者五也居尊制命而應在二初未受其登進之命故當隱居自適以待時所謂碩人之寬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愁字古無音動反者禮卿飲酒愁固也介大也王母謂六五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六二正應九五堅固其柔順之節以承上故能受錫馬三接之大福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居中以守侯度當位而得順正

六三衆允悔亡 衆謂初二二陰三當進爻連類以進眾所信從首受六五之延接故雖以柔居剛上礙於九四而協心效順故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眾志皆欲進而受五之三接故六三進而眾從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與碩通大鼠也鼠之行且前且卻所謂首鼠兩端也三陰志在上行五方延而晉之四以陽處退位橫亘其間使三陰之行疑忌前卻不得速進如鼫鼠然雖以陽止陰為得其貞而亦危矣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居非其位徒以增人之疑故危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尊一於柔以待下宜有悔也然麗於二陽之間而以虛明照下下皆順之率此以往延三陰而進之雖有九四之沮使欲進者首鼠兩端其失其得為未可知而一意懷柔勞來不倦則安其位而吉宜於物而无不利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懷柔得其道物自順之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角者在上而觸物者也晉其角物方進而此為角觸而禦之不使其進之已過焉晉以柔進柔過則上下无章而失制上九以剛居上節柔之過三陰方順无可用威惟取私邑之不率者伐之以建威銷萌能如是則吉而无咎若守其柔道之常為正則法令不行而吝矣雖以麗乎剛而得明故可厲而吉而上為柔爻又下奉六五之陰為主故有貞吝之戒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柔道方行陽施未能光大故僅可伐邑以示威

明夷利艱貞 夷傷也離為大明豈有能傷之者哉惟時處乎地下為積陰幽暗之所揜光暉不得及物則其志傷矣君子之所謂傷者非傷其身之謂德不施於物則視民之傷如己之傷也文王當紂之時蓋如此利艱貞者二以柔居中得位而養其明以上事暗主所合之義在艱難而不失其貞蓋文王之志也文王於明夷而言貞周公於明夷而言拯言狩各以其時可以見易之為道變動不居然而文王之德至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艱艱 明謂日也非地之能加於日上日未升而入於地中也日固出於地以照天下而時方在夜則入地中安以受其傷內謂自修其德也外出而事上也或以為中藏智而外示柔則王莽之姦豈文王之德哉明夷本以明而受傷象大明為地所揜而夫子即象以推德則坤不為幽暗而為柔順若與卦義不相通然兩間之啟閉有其象則天下有其時而君子即可體之以為德夷者時之變也而君子之常也故死生禍福皆天之道即皆聖人之德非窮神達化者其孰能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晦其明安於下而受晦也內難居於晦而不得出以受暗主之辱也正其志不失其柔順中正之德也夫子兩取文王箕子之德以言能體明夷之道者惟文王箕子足以當之與周公備言殷周興喪之事蓋亦有武未盡善之意與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有夜之晦以息乃有日之明以作君子自昭之德無物不徹无時或息而其莅眾則有所不察察於幽曖而小人之情偽自无不昭徹於君子之心用晦者所以明也坤為眾蓋統貴

賤賢不肖之雜處而言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周公於明夷之後極其變而著之於爻以為明之有晦晦之復明乃理數之自然以見文王艱貞之德必終之以變伐之事而周之革商為順天之舉爻動而變變而情生事起故爻與象或道同而不嫌於異焉初九則太公之象也二陽為明所麗周公自當九三太公當初九以夾輔清明之運也初九三陰也遠疏遠在外故宜避地遠去飛去之速也垂其翼困窮之象君子于行言其懷君子之道往之海濱也三日不食窮已至矣有攸往往而麗乎六二以昭明德歸周之象也主人有言者殷之餘民固譏其異志所勿恤也陽剛之才既可以大有為而分位不親去暗即明出困而興義士雖曰薄德而志得道行矣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非其親暱之臣避無道而去不食其祿義也夫子但釋此為義者蓋亦不取其攸往而有言惟伯夷能終其子飛之義耳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此象文王之事也傷于左股不能大行也言左股者手足尚右傷其左尚未大傷象美里之行釋馬行地坤象也馬壯陰盛象紂惡盈也拯馬之壯救殷民以冀全殷祀所謂雖則如燬父母孔過也終以受命於天而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柔則順中正則道明於天下而可為則有其德故能救民之傷而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此象周公相武王伐紂之事南狩以明治暗得其大首象誅紂疾速也不可疾者養晦待時必天命既歸人心既順之後則事雖非常而固正九三與上六相應以明之盛進而克柔暗之將消其時矣言貞而不言吉期於合道之正非謀利計功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乃云者時至而功乃就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象商容膠鬲之事左腹者肝居左而主謀預聞其甚周之謀也明夷之心殷民被傷而望周之心于出猶言爻出門庭輪於周而勸其伐也六四與坤為體蓋居於暗邦者四為退

天下就內卦之明故有此象不言吉利者非人臣之常不輕贊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苟暗極矣則肘腋之臣且窺短長以外交矣可不懼哉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上為暗主而五近之相比於同昏之廷不顯其明以自晦故為箕子之象然必如箕子之貞而後合於義不然則其去飛廉惡來也無幾矣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以宗臣而抑非如微子之處嫌疑既无去國之道欲繼比干以死而君側元親

臣故佯狂為奴而晦已甚然於艱難備極之日彘倫敘叙之道未嘗一日忘之則迹自晦而道自明是以利貞然則箕子懷道以待武王之訪乎非也箕子无待武王之心而訪不訪存乎人者不可期也君子雖際大難可辱可死而學道自其本務一日未死則不可息於一日為己非為人也懷道以待訪則訪不可必而道息矣志節之與學問合於一而事分為二遇難而志情膽慶先明道之心志節雖立獨行之士耳非君子之所謂貞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此則紂之象也不明晦者君昏而天下皆為之暗也初登于天謂先王之克配上帝後入于地殷後王之喪師也五君位而上為明夷之主者天位已去寄居天位之上將消亡之象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四國四方之國照明德被之也昏暗喪亡僅云失則者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失堯舜之則則為桀紂也文辭專舉商周興衰之事蓋周公因文王艱貞之德而推言之以見周之革

尚乃陰陽理數之自然而非武王之戈命且以垂戒後世為意深切玩其辭以謹其動而天命人事昭然矣易與神物以前民用而若此之類專指興亡得失之大故若不切於民用者以義類求之則身之榮辱家之成毀初元異理蓋者皆可推理以利用而先王卜筮之設原以國有大事乃決於神君子以占世道之隆汙進退之大節故一可以商亡為鑒初非若火珠林之類為市井屠販之人謀錙銖之利挾策干進之夫求詭遇之名也

家人卦

家人利女貞 家人睽蹇解四卦互相錯綜而卦之名義見矣中四爻者卦之定體也初上者卦之所始終御體以行而成乎象以起用者也家人中四爻皆得其位而初上以剛閑之陽之為德充足而无間禦其浮游而閑之

象也故化行於近而發於遠塞中四爻亦得其位而初上以柔載之柔者不健於行而滯於其方足弱之象也故外見陰而止不住睽中四爻皆失其位既失位而乖矣初上又以陽求之於外而數動故愈束之合而愈離貌相應而情相猜解中四爻亦失其位乃初上以柔調和之既所開東則靜以居動故危疑不安之意漸以解散而陰陽之搏擊以平家人開各正之人情以聚睽東不正之意志則離蹇可行而養以柔泉之育於山也解非所安而柔以緩之雷之以出而釋以雨也觀其畫體其象審其錯綜之異而四卦之德與其爻之險易可見矣家人者一家之人聚順之象也各正其位以盡其道而以剛嚴統之无不利矣陰陽各得而獨言利女貞歸美二四者聖人矚於人情世變而知齊家之道惟女貞之為切也陽之德本利而健於行初無不貞之憂所以不貞者陰雜其間干陽之位而反御陽以行是以陽因失其固而有貞而隨之以邪豈特二女之嬖虐太姒之與周妹喜姐已覆如之亡三代為興喪之原哉即士庶之家父子兄弟天性之合自孩提稍長而已知愛敬其乖戾悖逆因乎氣質之凶頑者百不得一也婦人一入而亂之始之以媚惑終之以悍勢受其惑而制於其悍則迷喪其天良成乎凶悖而若不能自已人倫斃天理滅下淪胥於禽獸而不知其造端於女禍聖人於此懼之甚戒之甚而曰利女貞言女貞之不易得也女德未易貞而繇不貞以使之貞惟如家人之嚴君以閑之絕其嬖而止其悍使雖為哲婦豔妻而有所制而不得逞則言物行恒之君子正己而崇威其道尚矣然則利女貞者初上之功大矣哉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此就中四爻而言之也先言女者二陰之卦以陰為主亦象辭利女貞之意正位剛柔各循其道內外各安其職也女與相外之事以妄動固家之索男子而問及酒漿瓜果絲菜雞豚之事以廢人道之大家亦自此衰矣天包地外以運化理地在天中以待天施內外正位天地之大義固與人不得而違故惟貞乃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言初二爻也嚴者綱之德君者為之綱而治之也上為父初為母天尊地卑父尊母親之道也母道慈而亦云嚴者父之嚴言物行恒以示德威而已故上九但言反身而感自孚家人之道始於纖細而放乎淫辟情竇起居飲食容容止節皆貞妄之原父道不瀆閑而正之者母也故凡子婦之不類

兄弟之不若皆母不嚴而縱之於父所不及知之地習氣已溺父雖欲施教而反相夷故閑家亡悔之道責之於初九母尤不可不嚴也

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父不言母者統母於父也初上之剛嚴父也中四爻之得位子也三四相道隨兄弟也兄以慈愛為友故柔弟以莊敬為恭故剛夫五正位於外也婦婦二正位於內也原本其功父道之嚴為本故家人之德成於初上天下定者風化自近而及遠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和煦而不務遠及有物者切於事理有恒者修其常度君子取法於風火言行平易近情無遠於致遠之心而自足以致遠家修之道然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閑者禦其邪而護之使正也家人本無不正尤必從而閑之謹之於微母教也雖若過於剛嚴而後悔必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中四爻本各得其正未有變也及其未變而防之養蒙於早以定其志母教之功大矣哉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无攸遂者不遂其志欲婦人之志不可遂甚於欲也饋者祭禮主婦親饋敦黍在中者自房中入室設之敬慎從夫以奉祀事修婦職也六二柔順得中而當位得婦道之貞而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順故无攸遂巽者入也而有撰具之意在中饋以求歡於寢廟其宜家必矣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嘻嘻皆大聲詩多將嗃嗃春秋傳語謹出出嗃嗃火之烈嘻嘻火之餘餘之聲也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為嚴厲太過之象未能和洽故悔然終正家而吉乃三為離火之餘其炎且殫嚴太甚者威且窮則悔其嚴而不終其厲是以有終吝之戒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雖嗃嗃而固未失正家之道悔而弛其嚴則失節矣六四富家大吉 陰主利六四以陰爻居陰位故富富非大吉之道惟柔順靜退而不驕可以長保其富而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居柔退之位不貪進而溢於非分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猶詩至于兄弟之至德足以及之也九五剛中得位與二正應以德相感格

正其家而家正矣則化未及遠不足為憂而風教所被邦國天下自化言王者惟聖王之德足以當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剛正嫌於失歡乃德自足以相感而有六二之配樂而不淫則家自宜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有孚謂與初九之剛德合也初九以剛巖閉之於內上九復剛正以益其上感不瀆而家自

正終吉者非謂初不吉而後乃吉言永保其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父道尊而不瀆身正而威自立家人男女各正其位又有初九之閑則所謂威者不

在撻責反身盡道而教自行矣

睽睽下

睽睽小事吉 睽睽異也中四爻皆失其位初上以剛彊束合之而固不親故成乎睽此卦與噬嗑相似而九二以剛

居中尤為難合故雖應而應不以理下交而上疑是以其爻多險異之辭焉夫人居不安之位而欲相與交其志

之不同所必然也柔靜以俟其定則自釋剛動以制其爭則愈難此睽與解之所繇異道在初上也睽之於吉難

矣小事者陰事也周禮所謂陰禮宮中婦人之治也前朝後市後市為陰近利之事亦陰事也宮中合諸國之睽

羣姓之女本不相親市雜五方失居之民亦不相信而剛以束之合其不合者則吉柔道方行應剛而得制故能

吉焉外此者無吉矣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睽蹇解三卦彖傳釋卦皆以化迹之象言之不詳其六爻之

畫爻辭抑又不取於此此夫子引伸觀物而見陰陽之有其變者必徵於兩間物化久情已然之迹補文王周公

之所未言而理固一致也動亦以初上二爻之陽言二女之志不同者二陰以居皆非位不循其分則志趣乖異

兌陰競進而離安於所麗以自尊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說非君子之道而麗乎明則亦察於事情矣柔進上行者

與家人皆一陰用事之卦而陰自二上三自四上五雖不當位而漸以升且五陰居而志以得故可吉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推言睽之為道若乖而不適於

用而善用之則天地之化人物之情理皆可因異而得同因其時善其用亦大矣哉固非特小事之吉而初上之

合異為同者未為不允故爻辭多得不咎咎本非有咎也天地睽清濁異也男女睽剛柔異也萬物睽情形異也事

同謂變化生成之類謂相聚以成一類之用如水土合而成坯筋漆合而成弓之類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炎上澤流下火不熯澤澤澤不息火不相害也而各成其用君子之與人也同

為君子則以異相切磋而不雷同以相變故異而不傷其和若非其類而與之立異以明高則水火交爭孤立无

與而危矣善用睽者用之所同不黨也不用之於所異則不爭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之所以為乖異者陰亢乘剛居尊位處進爻而終不自安陽抑而

承陰志在求陽以自輔而不順乎陰故貌雖相應而情固離初之與四不相應疑有悔而有喪馬不能行之象然

此卦惟此爻為當位上不為柔所乘而四以同德相感閑勒在手不憂物之難制故勿逐自得而悔亡且初豈徒

恃四之同志而得所御哉凡中四不正之爻雖皆惡人而剛果自任出而見之以過其亂矯志裁物而自處無過

固可以閑人之邪如狄仁傑孤立於淫穢之廷其用大矣睽以初九為功解以上六為得以剛禦乖違者當堅立

而制之於早以柔解紛亂者當待時而救之於終睽初解上又皆得位故睽初賢於上解上貴於初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辟除也中四爻咎之徒也見之為辟除之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 巷宮中甬道六五以柔居尊下臨九二之剛中心有嫌焉不能自安於谷展之間以接二二

雖剛而得中不亢就巷以見而遇之與之相應此如晉文召王見之於温春秋原情而許之故无咎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當危疑之際不失臣節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天且劓无初有終 睽之用爻皆失其位而三以柔居剛志在躁進其乖異尤甚方急於

行下二陽其所乘之輿也不與之同心則見輿之被曳而欲急鞭其牛乃柔不堪任而牛已掣矣上九見其乖蹊

張弧而欲射之三乃順而與應於是施以髮劓之薄刑懲其不恪而三乃知懲則是能改過以服善故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位皆不當而獨於三言之者陽之不當位惟陰亢而乘其上故被抑而

屈於陰之下以失其所卦以陰為主其責在陰家人所以獨言女貞得失不繫乎陽也五亦不當位而免責者居中也遇剛者上九以剛臨之三不敢順應家人以下四卦得失皆成乎初上亦可見矣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屬无咎 四以失位之陽三與五乘權得中或迫進相干或據尊相乘睽而孤矣元夫剛之長也四與初相應而道合恃之以自輔而交孚處勢雖危能與剛正者合志故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有不平於五之志得初陽而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厥者在彼之辭厥宗彼所依以為主者謂二以初為依也膚易噬者卦與噬嗑相類故言噬膚亦有齧合之象馬六五柔居尊而非其位遇九二之剛疑其傷已而不欲下往以交故二有不能廷見而在巷之象乃二所依以輔其剛者初也則固以剛束異以為同者也既與二志合而相入必噬二與五使相應以不終乖則五往而應二抑何患焉故无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非所期而得合慶自外來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活反 六五方以陰居尊而上九以失位之陽寄處其上孤矣乃上九之志欲治睽與初同道者也故任剛而欲懲其乖異以使安而所正應者失位陰濁躁突之三若豕之濁於泥塗偏而視在下之文陰陽錯亂盈車皆鬼也於是憤其不戰張弧而欲射之三乃畏服而不敢為寇而求婚因說孤以與之相應三無異志則陽可不爭而陰志亦斂若晴靈不定之字而得雨以解可以吉矣言遇雨則吉者遇未可定之辭治雜亂之道終不如解之上六以柔待其自散而射之為无不利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雨則陰之氣洩而陽亦舒矣 三三蹇艱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不速於行之謂蹇為卦中四爻皆得其位道可以行矣而初上皆柔有始終畏慎不欲遽行之象故為蹇柔居下而為艮止不然則既濟之涉也柔在上而知天下之險不然則漸之進也家

人既正而猶開之以剛行於近者睽而弛則懈蹇得正而猶需之以柔將有為於天下以消其險健而迫則危故彼為閑家之象而此為蹇於行之道各有所宜存乎學易者善用之爾蹇者非不行也行而後見其蹇馬擇利而踰在平而若跛惟恐其顛越也西南高山危灘之鄉行者必畏慎若蹇以此道行之則利東北青兗行博之地可以快行將忘其蹇故不利大人謂九五陽剛得中以居天位而有柔以相輔以敬慎柔和之道使各正者不忘險阻之戒見之則沐其德教而利故為天下所利見也貞吉又統一卦而言當位得正雖無急見之功自有譽問而充碩茂不占也

象曰蹇難也 難如字讀乃 難與論語先難後獲之難同不恃其道之正行而且止其難其慎也 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知去 此贊卦德之美也以艮坎二象釋卦名義補彖之未及而意亦相通險在前者以上之柔故陽遂陷於陰中欲暢遂坦行而不得也險者天下之必有以剛果之氣臨之則雖有險而不見其險以柔順之心處之則集木臨淵常存乎心目之間於是終始於柔止而不迫則天下之情理无不得大知之所

以善用其正也抑為當位而貞則本无乖異危疑紛亂之境頃急於拯救故可以見險而遂止為漢文帝之撫南粵而不為事宗之征高麗為實融之東身歸漢而不為馬援之據鞍上馬斯以為知若時在陰陽交戰傾危之際畏難而不敢進則為宋高宗之稱臣於女直與持祿全身保妻子之張禹胡廣又其下者閉戶藏頭禍將自至下愚不肖之尤者何稱知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往得中者未嘗不行而自中其節不失其剛中之正其道窮者恃正而忘險道必有所窮矣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柔嘉惟則大人之所以為天下利見而見之者可與圖功矣位皆當可施之邦國而咸正邦國之治惟正已而徐待民之自化與齊家之尚剛嚴其正同而道不可同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當其欲行未行之際以熟審天下之機宜斟酌百年之治忽君子之大用正於此而定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幽細滄疑旋以潤山而不急於流行君子之修德取法於此為之

難言之詞闕疑而慎言其餘闕殆而慎行其餘欲然若不足意誠而身自潤矣

初六往蹇來譽 出而行於天下曰往退而自正曰來初上之柔不欲行蹇之所以為道也三四初上之出蹇之而始出者也故皆曰往蹇舊說以為往則入於險中者未是如上六已出乎險何亦云往蹇乎往蹇來譽者能蹇於往則來自得譽也初六柔靜而退居下无行之意以靜俟其正則中四爻之美皆歸之不期譽而譽自至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人之亟於行者欲以邀譽而不知靜以居正不邀譽而譽自可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蹇蹇而又蹇慎之至也六二遇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可以大有為而猶有謙讓不逞之德若特當位得中而急於自試則愛君之誠皆虛矣柔靜以與初六合德靖其詳密其難其慎思補過而無微功求名之志斯以為蹇道之純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時已正而欲速於行則成乎過李沆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為報國益得此意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以剛居剛而為進文非無志於往者乃與上六相應上以柔道撫之則反而與二陰相合以成乎艮止故其往也亦能蹇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初二二陰志在柔靜三剛而能止故喜其反而相與慎持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柔當位而以靜退為德能蹇於則安於其位與二陽相協而不自失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自二以上皆當位而獨贊四之當位四以柔居柔安於蹇之至者也實謂養育其德令篤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大謂陽也九五以剛健之德居中正之位陽道之盛者也德與位皆可以大有為矣而居二陰之中蹇而不速於行審之愈固居之愈謙智名勇功皆所不尚以深體天下之險阻而凜匹夫勝予之懼是賢人君子所樂就以相益者也蓋人君位居人上已為下之所憚而况才道正則天下之欲效忠也愈難恃強智多聞以敏速剛斷自用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而善者退君无為而善與人同相无技而實能容惟大蹇而後朋來朋來而道愈盛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居中得位而資於初上以節其剛故大能蹇以致朋來之盛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當陰陽各正之餘尤以柔道慎其終斟酌飽滿以釋回增美其道充實而博大无不吉以是而見九五之大人凡以經綸天下者皆取諸懷而行之裕无不利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者中四爻各得其正而相與彌縫其美也從貴謂上六之德已純乎吉而資九五之尊以行之往无不蹇則行无不利推之天下國家施之後世而皆正故曰蹇之用大矣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解散其紛亂也中四爻陰陽各失其位而交相間以雜處於是而成乎疑悖解之道使陰陽各從其類以相孚而君子小人各適其所欲則雖雜處而不爭雖雷動而與陽雖在下而升陰雖上凝而降則陰陽交戰之患息矣以剛治之則愈睽睽睽雖治而陰有喪馬之憂陽有張弧之戰解以柔撫之加意拊循矜其不正之過而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則陽不忿而陰不疑待其自相解散而治之也有餘故上六可以射隼而夫子曰待時而動也利西南者西南山川何處不平之地以解道行之則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蹇有平坦之道故以為防而解无之也无所往以柔道安之則止而不爭而自求其類以相孚初之所以无咎而吉也有攸往則解之四已豫待其自散而因治之上之所以射隼獲之而吉也賢於睽之迫於治而望遇雨之吉遠矣夫上下陰陽各失其道固宜剛以治之以清流品而定名分解以柔道靜聽其自釋近於蓋聞而莫能理然而解之往來皆吉者陰陽雖失而猶相為應則上下猶和而君子小人不相爭競故闕止陳恒皆小人而爭於國則齊亂不已雖濁之黨皆君子而爭於廷則宋亂乃生傲驕氣以從容俟其以類相從而後徐施其治賢於迫束以激乖離者不亦遠乎以六三之不與上應而孤立必罹於災上亦以柔道制之而隼為我獲况其他乎此解之所以利而夙吉也

象曰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震坎之象言之然惟初之柔故知其險而不敢以易心臨之惟上之柔則動

三三解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解散其紛亂也中四爻陰陽各失其位而交相間以雜處於是而成乎疑悖解之道使陰陽各從其類以相孚而君子小人各適其所欲則雖雜處而不爭雖雷動而與陽雖在下而升陰雖上凝而降則陰陽交戰之患息矣以剛治之則愈睽睽睽雖治而陰有喪馬之憂陽有張弧之戰解以柔撫之加意拊循矜其不正之過而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則陽不忿而陰不疑待其自相解散而治之也有餘故上六可以射隼而夫子曰待時而動也利西南者西南山川何處不平之地以解道行之則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蹇有平坦之道故以為防而解无之也无所往以柔道安之則止而不爭而自求其類以相孚初之所以无咎而吉也有攸往則解之四已豫待其自散而因治之上之所以射隼獲之而吉也賢於睽之迫於治而望遇雨之吉遠矣夫上下陰陽各失其道固宜剛以治之以清流品而定名分解以柔道靜聽其自釋近於蓋聞而莫能理然而解之往來皆吉者陰陽雖失而猶相為應則上下猶和而君子小人不相爭競故闕止陳恒皆小人而爭於國則齊亂不已雖濁之黨皆君子而爭於廷則宋亂乃生傲驕氣以從容俟其以類相從而後徐施其治賢於迫束以激乖離者不亦遠乎以六三之不與上應而孤立必罹於災上亦以柔道制之而隼為我獲况其他乎此解之所以利而夙吉也

象曰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震坎之象言之然惟初之柔故知其險而不敢以易心臨之惟上之柔則動

三三解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解散其紛亂也中四爻陰陽各失其位而交相間以雜處於是而成乎疑悖解之道使陰陽各從其類以相孚而君子小人各適其所欲則雖雜處而不爭雖雷動而與陽雖在下而升陰雖上凝而降則陰陽交戰之患息矣以剛治之則愈睽睽睽雖治而陰有喪馬之憂陽有張弧之戰解以柔撫之加意拊循矜其不正之過而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則陽不忿而陰不疑待其自相解散而治之也有餘故上六可以射隼而夫子曰待時而動也利西南者西南山川何處不平之地以解道行之則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蹇有平坦之道故以為防而解无之也无所往以柔道安之則止而不爭而自求其類以相孚初之所以无咎而吉也有攸往則解之四已豫待其自散而因治之上之所以射隼獲之而吉也賢於睽之迫於治而望遇雨之吉遠矣夫上下陰陽各失其道固宜剛以治之以清流品而定名分解以柔道靜聽其自釋近於蓋聞而莫能理然而解之往來皆吉者陰陽雖失而猶相為應則上下猶和而君子小人不相爭競故闕止陳恒皆小人而爭於國則齊亂不已雖濁之黨皆君子而爭於廷則宋亂乃生傲驕氣以從容俟其以類相從而後徐施其治賢於迫束以激乖離者不亦遠乎以六三之不與上應而孤立必罹於災上亦以柔道制之而隼為我獲况其他乎此解之所以利而夙吉也

象曰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震坎之象言之然惟初之柔故知其險而不敢以易心臨之惟上之柔則動

三三解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解散其紛亂也中四爻陰陽各失其位而交相間以雜處於是而成乎疑悖解之道使陰陽各從其類以相孚而君子小人各適其所欲則雖雜處而不爭雖雷動而與陽雖在下而升陰雖上凝而降則陰陽交戰之患息矣以剛治之則愈睽睽睽雖治而陰有喪馬之憂陽有張弧之戰解以柔撫之加意拊循矜其不正之過而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則陽不忿而陰不疑待其自相解散而治之也有餘故上六可以射隼而夫子曰待時而動也利西南者西南山川何處不平之地以解道行之則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蹇有平坦之道故以為防而解无之也无所往以柔道安之則止而不爭而自求其類以相孚初之所以无咎而吉也有攸往則解之四已豫待其自散而因治之上之所以射隼獲之而吉也賢於睽之迫於治而望遇雨之吉遠矣夫上下陰陽各失其道固宜剛以治之以清流品而定名分解以柔道靜聽其自釋近於蓋聞而莫能理然而解之往來皆吉者陰陽雖失而猶相為應則上下猶和而君子小人不相爭競故闕止陳恒皆小人而爭於國則齊亂不已雖濁之黨皆君子而爭於廷則宋亂乃生傲驕氣以從容俟其以類相從而後徐施其治賢於迫束以激乖離者不亦遠乎以六三之不與上應而孤立必罹於災上亦以柔道制之而隼為我獲况其他乎此解之所以利而夙吉也

象曰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震坎之象言之然惟初之柔故知其險而不敢以易心臨之惟上之柔則動

三三解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解散其紛亂也中四爻陰陽各失其位而交相間以雜處於是而成乎疑悖解之道使陰陽各從其類以相孚而君子小人各適其所欲則雖雜處而不爭雖雷動而與陽雖在下而升陰雖上凝而降則陰陽交戰之患息矣以剛治之則愈睽睽睽雖治而陰有喪馬之憂陽有張弧之戰解以柔撫之加意拊循矜其不正之過而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則陽不忿而陰不疑待其自相解散而治之也有餘故上六可以射隼而夫子曰待時而動也利西南者西南山川何處不平之地以解道行之則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蹇有平坦之道故以為防而解无之也无所往以柔道安之則止而不爭而自求其類以相孚初之所以无咎而吉也有攸往則解之四已豫待其自散而因治之上之所以射隼獲之而吉也賢於睽之迫於治而望遇雨之吉遠矣夫上下陰陽各失其道固宜剛以治之以清流品而定名分解以柔道靜聽其自釋近於蓋聞而莫能理然而解之往來皆吉者陰陽雖失而猶相為應則上下猶和而君子小人不相爭競故闕止陳恒皆小人而爭於國則齊亂不已雖濁之黨皆君子而爭於廷則宋亂乃生傲驕氣以從容俟其以類相從而後徐施其治賢於迫束以激乖離者不亦遠乎以六三之不與上應而孤立必罹於災上亦以柔道制之而隼為我獲况其他乎此解之所以利而夙吉也

象曰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震坎之象言之然惟初之柔故知其險而不敢以易心臨之惟上之柔則動

三三解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解散其紛亂也中四爻陰陽各失其位而交相間以雜處於是而成乎疑悖解之道使陰陽各從其類以相孚而君子小人各適其所欲則雖雜處而不爭雖雷動而與陽雖在下而升陰雖上凝而降則陰陽交戰之患息矣以剛治之則愈睽睽睽雖治而陰有喪馬之憂陽有張弧之戰解以柔撫之加意拊循矜其不正之過而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則陽不忿而陰不疑待其自相解散而治之也有餘故上六可以射隼而夫子曰待時而動也利西南者西南山川何處不平之地以解道行之則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蹇有平坦之道故以為防而解无之也无所往以柔道安之則止而不爭而自求其類以相孚初之所以无咎而吉也有攸往則解之四已豫待其自散而因治之上之所以射隼獲之而吉也賢於睽之迫於治而望遇雨之吉遠矣夫上下陰陽各失其道固宜剛以治之以清流品而定名分解以柔道靜聽其自釋近於蓋聞而莫能理然而解之往來皆吉者陰陽雖失而猶相為應則上下猶和而君子小人不相爭競故闕止陳恒皆小人而爭於國則齊亂不已雖濁之黨皆君子而爭於廷則宋亂乃生傲驕氣以從容俟其以類相從而後徐施其治賢於迫束以激乖離者不亦遠乎以六三之不與上應而孤立必罹於災上亦以柔道制之而隼為我獲况其他乎此解之所以利而夙吉也

象曰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震坎之象言之然惟初之柔故知其險而不敢以易心臨之惟上之柔則動

三三解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解散其紛亂也中四爻陰陽各失其位而交相間以雜處於是而成乎疑悖解之道使陰陽各從其類以相孚而君子小人各適其所欲則雖雜處而不爭雖雷動而與陽雖在下而升陰雖上凝而降則陰陽交戰之患息矣以剛治之則愈睽睽睽雖治而陰有喪馬之憂陽有張弧之戰解以柔撫之加意拊循矜其不正之過而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則陽不忿而陰不疑待其自相解散而治之也有餘故上六可以射隼而夫子曰待時而動也利西南者西南山川何處不平之地以解道行之則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蹇有平坦之道故以為防而解无之也无所往以柔道安之則止而不爭而自求其類以相孚初之所以无咎而吉也有攸往則解之四已豫待其自散而因治之上之所以射隼獲之而吉也賢於睽之迫於治而望遇雨之吉遠矣夫上下陰陽各失其道固宜剛以治之以清流品而定名分解以柔道靜聽其自釋近於蓋聞而莫能理然而解之往來皆吉者陰陽雖失而猶相為應則上下猶和而君子小人不相爭競故闕止陳恒皆小人而爭於國則齊亂不已雖濁之黨皆君子而爭於廷則宋亂乃生傲驕氣以從容俟其以類相從而後徐施其治賢於迫束以激乖離者不亦遠乎以六三之不與上應而孤立必罹於災上亦以柔道制之而隼為我獲况其他乎此解之所以利而夙吉也

象曰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震坎之象言之然惟初之柔故知其險而不敢以易心臨之惟上之柔則動

三三解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解散其紛亂也中四爻陰陽各失其位而交相間以雜處於是而成乎疑悖解之道使陰陽各從其類以相孚而君子小人各適其所欲則雖雜處而不爭雖雷動而與陽雖在下而升陰雖上凝而降則陰陽交戰之患息矣以剛治之則愈睽睽睽雖治而陰有喪馬之憂陽有張弧之戰解以柔撫之加意拊循矜其不正之過而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則陽不忿而陰不疑待其自相解散而治之也有餘故上六可以射隼而夫子曰待時而動也利西南者西南山川何處不平之地以解道行之則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蹇有平坦之道故以為防而解无之也无所往以柔道安之則止而不爭而自求其類以相孚初之所以无咎而吉也有攸往則解之四已豫待其自散而因治之上之所以射隼獲之而吉也賢於睽之迫於治而望遇雨之吉遠矣夫上下陰陽各失其道固宜剛以治之以清流品而定名分解以柔道靜聽其自釋近於蓋聞而莫能理然而解之往來皆吉者陰陽雖失而猶相為應則上下猶和而君子小人不相爭競故闕止陳恒皆小人而爭於國則齊亂不已雖濁之黨皆君子而爭於廷則宋亂乃生傲驕氣以從容俟其以類相從而後徐施其治賢於迫束以激乖離者不亦遠乎以六三之不與上應而孤立必罹於災上亦以柔道制之而隼為我獲况其他乎此解之所以利而夙吉也

象曰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震坎之象言之然惟初之柔故知其險而不敢以易心臨之惟上之柔則動

三三解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解散其紛亂也中四爻陰陽各失其位而交相間以雜處於是而成乎疑悖解之道使陰陽各從其類以相孚而君子小人各適其所欲則雖雜處而不爭雖雷動而與陽雖在下而升陰雖上凝而降則陰陽交戰之患息矣以剛治之則愈睽睽睽雖治而陰有喪馬之憂陽有張弧之戰解以柔撫之加意拊循矜其不正之過而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則陽不忿而陰不疑待其自相解散而治之也有餘故上六可以射隼而夫子曰待時而動也利西南者西南山川何處不平之地以解道行之則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蹇有平坦之道故以為防而解无之也无所往以柔道安之則止而不爭而自求其類以相孚初之所以无咎而吉也有攸往則解之四已豫待其自散而因治之上之所以射隼獲之而吉也賢於睽之迫於治而望遇雨之吉遠矣夫上下陰陽各失其道固宜剛以治之以清流品而定名分解以柔道靜聽其自釋近於蓋聞而莫能理然而解之往來皆吉者陰陽雖失而猶相為應則上下猶和而君子小人不相爭競故闕止陳恒皆小人而爭於國則齊亂不已雖濁之黨皆君子而爭於廷則宋亂乃生傲驕氣以從容俟其以類相從而後徐施其治賢於迫束以激乖離者不亦遠乎以六三之不與上應而孤立必罹於災上亦以柔道制之而隼為我獲况其他乎此解之所以利而夙吉也

象曰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震坎之象言之然惟初之柔故知其險而不敢以易心臨之惟上之柔則動

而無所窒以相競故能免乎險則與卦畫之義亦相通也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 以解之道而行乎人情險峻之中眾自悅而從之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以柔待之而不激故二五各安其位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上之欲治其紛亂也夙矣而柔以俟時則收功易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陰亢而乘剛故難結而不解其在天地之化則陰

凝於上陽伏而不興結為寒凍晝靈而草木不足以生乃柔和之氣動於上下雷乃以升雨乃以降晦蒙之氣消

陰陽各從其類則百果草木之函錮者皆啟解之功大矣惟其時也不言義用者解以无用為用而不執乎義也

待其時而自解焉惟聖人為能因時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赦縱釋之宥寬之薄其刑過誤犯罪故犯也雷雨之作以釋蘊結凝滯之氣而

蘇物然疾雷聞作而不恒君子非常之恩間一用而已五陰乘陽而居中未至於邪有過之象三陰乘剛而陷陽

則其罪也

初六无咎 解之為道以近相解如解結者先於其結先其近而後其遠先其易而後其難則以漸而解矣故初以

解二上以解五初應四而解之者必待朋至之乎上與三同道而解之者必有乘高之射初六柔以承剛靜以待

動則二可安於中而不疑雖未有功自无咎矣占此者自省无過順以受物則吉道在无咎故其辭簡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際交也遇也以柔遇非正之剛自靜處以寡過義當然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狐之為獸邪而善疑自三以上三爻皆失位而不安其象也九二剛中自任因險立

功有田而獲之之象得狐則且委其矢乃初以柔解之故不急於殺而矢不失黃中色也有獲狐之才而能聽解

以不自喪則不失其貞而吉睽解中四爻之失位陰之僭以成乎陽之不平故於陽無過責之辭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獲之而不窮其殺居中之道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睽解失位之文惟三為尤妄上承九四之剛本屈居卑賤而下乘九二之剛躁進憑陵

是擔負之役人而乘軒矣兵自外至曰寇居非所得寇必奪之道宜凶而僅曰貞吝者有上六高墉之射解其悻

故可悔過以保然而已吝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承上六之解將不咎人而自咎猶得為貞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足大指謂初也四與初為正應四剛失其位有逼五之嫌初以柔解之而卑柔居下力

弱而情殊固未能解如解結者不以手指而以足拇矣但二近初二聽解於初二本與四同道為朋而相待者也

兩陽交孚二解而四亦漸解勢不容以終自怙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未當位之文與位不當異言解之者之未當位故如拇也解之不當位者五獨言初未當

位者惜其解之情得而權不足也如上六則當位而有高墉之勢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君子小人以位言五居尊為君子三則負且乘之小人也五以柔居尊道不足

而二以婞直自用則其憂疑不釋將激而與小入黨以犯上醜正幸上之柔和不迫從容而解之維其有解是以

吉君子既得解則且以道感孚小人而小人亦化矣五孚於三四孚於二陽不崎而陰不戾初上之為功大矣蕭

望之惟不知此恃其剛以與柔懦之元帝爭得失而宏恭石顯之忿媚愈烈郭子儀之處程魚庶幾得之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有解有解之者也退退聽命也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公三公坐而論道師保之尊臨君之上以解君子之眩惑者也隼鷙戾

之鳥高墉居上之辭上以柔解紛而豈忘情於去陰隱以安善類乎就密勿之地解君子之惑君子聽其解而以

治小人也易矣以剛治者始於剛而後且柔睽上之所以說孤也以柔治者藏用於柔而乘時以行斷解上之所

以射而獲也六三飛揚攬擊之志戢則陰陽之爭不興无不利矣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射之但以解其悖耳小人孚則不射可也

周易內傳卷三上終

周易內傳卷三下

船山遺書

損上

損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益亦以泰否之變而立名義者也泰三之陽進而往上上之陰退而來三為損否四之陽退而來初初之陰進而往四為益不言進退往來而謂之損益者卦畫一而面三三復函三而為九陽全用之故其數一而九陰缺其中之一故二而六陽實而陰虛陽用有餘陰用不足理數之固然也損之外卦本陰也陽以三中之實補上之中虛而陽之數損矣否之內卦本陰也陽損其四中之實以與陰於初而陰益矣損者陽之損也益者陰之益也陽本至足以損為惜陰本不足以益為幸故損歸陽而益歸陰內卦立本以定體外卦趨時以起用者也損陽之體益陰之用而陽損矣損陽之用益陰之體而陰益矣陽損陰益者皆自其立本者言之也起用者往而且消立本者來而且長者也內卦在下為民外卦在上為君內卦筮得在始為質外卦後生為文內卦在中為情外卦在外為事內卦方生為德外卦立制為刑損民以養君損質以尚文損情以適事損德以用刑皆損道也而益反是損益者陰陽交錯以成化自然之理也心自有之幾損不必凶而益不必吉也恒不謂之損者損必損於已定之餘而恒損之於初則不知變通之用故恒多凶咸不謂之益者益必益於實而咸以其餘相益則偶然之感而非相益也損益天地之大用非密審於立本趨時之道者不足以與於斯故二卦之彖辭極贊其道之盛焉有孚者初與二剛相孚四與五柔相孚陰陽交足於內自相信以為无憂而後以其有餘者損下而益上損剛而益柔陽固充實未喪其中位而陰已足以利其用非內不足而徇乎外者惟其有孚則元吉矣陽雖損而中道自得根本自固也以君民言之仰事俯畜之有餘而貢賦將焉上亦虛以待之而置之有餘之地未嘗恃之以自養而迫於求以性情學術事功言之質已實情已至德已洽而不欲其太過乃損其餘已補之使文外著事有節刑有章而非虧本而侈其末也故元吉也以其損體而從用疑有咎也故又申言其无咎以其舍同類而趨於異疑於不可貞也故又申言其可貞如是則三之陽往而上合義而利物允矣聖人恐占者當損之時損以為道而有疑於非吉利之事慮其為咎而不可貞則無以應天地自然之理

三才圖會

周易內傳卷三下

一

人心節宣之妙故備言其道之无不宜以使安於損焉觀於象傳而舊說之拘於一端其亡當多矣既已備言損道之美而更發明其用之善見損而非有傷也曷者勸其用之辭一蓋特性之請祭饗之薄者也言當損而何勿損哉一蓋可矣陽之居三者陽之餘也損之而不傷其實者陽之數三其九而二十有七所損者三耳君足而民自餘文生而質自存事適而情自固刑用而德不衰也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上行上者行也三為陽之上上為陰之上上者處有餘之勢而道在進所宜行者也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利貞有攸往 惟其上行而不損其中之實故備此數美 曷之用二蓋可用享二蓋應有時 陽道方盛損其餘而不憂陰道欲消益之以一陽而得固故二蓋雖薄而人神賓主之情自應惟其時而已

損剛益柔有時 乾剛坤柔損乾益坤也乾道上行行者以時行而損坤道下行益之以陽而情順也乾坤之交方泰以變通而益利其用乘其至足而用其餘則損剛益柔非以傷陽而衰交於陰乃因可損之時而損也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極言損之密用而推必動之幾一皆自然之理也陽已盈則損陰極乎虛則益損則盈者虛益則虛者盈矣與時偕行於時之中變化不測而時以不滯也蓋當觀於四時之行矣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而非必有截然分界之期而不相為通陰晴寒暑於至感之中早有互動之幾密運推移以損此之有餘益彼之不足蒼冬榮靡草夏死幾用其微一如二蓋之享而陰陽之成質不虧生殺之功能自定則有孚而可貞者固然時行其正損益行其權乃既損既益而時因以變遷則損益行而時因與偕行也一元之開闢一歲之啟閉乃至一日之旦暮一刻之推移皆有損益存乎其間而人特未之覺耳愚者見其虛而以爲損而不知未嘗損也見其盈而以爲不可損而不知其固損也苟明乎此則節宣順其理勢調變因其性情質支刑德哀樂取舍無容執滯而節有餘以相不足无一念之可廢其幾矣庶幾得與時偕行之大用與凡言時者皆在占易者之審身世而

知通而學易者不可躐等而強令惟聖人德感化神自无不傳乎時其立教以示天下則使人知其理之固然然而勿容過為慶疑以恃道爾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陽已過則亢而成忿陰已極則靡而成欲損陽之外發者以虛而悅則忿息

益陰之將衰者以剛而止則欲遏欲窒則志行高而如山之時忿懣則惠澤行而如澤之潤山澤者自依之德風雷者為學之功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亦窺見此意與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者三也受益者上也然盈虛之變非驟然而遽成必以漸為推移而未變者已早變其故三損而乾剛已成克悅上益而坤柔已從良止非徒三上之損益也初二之情已移而後三之情乃決故曰三人行明非三獨有損之志特所用者三爾初九以剛居剛而潛處於下未有必損之情故於占此爻者戒之曰能輔其陽道潛藏之事而遄往已益上則可无咎且申釋之曰非欲初之損也乃往而酌所宜損者損之也損益自然之理於德本無得失故但戒占者當其時位則思所以善處之焉與他卦之義例不同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庶幾也能已事而遄往則與三合志而不以損為歉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居中而為陽剛之主尸損之事者以剛居柔情不能自固則有急於損之心矣損者必有餘而後可損立本固而後可以趨時是以有孚乃吉故戒之以守正則利往損則凶二但固守其剛使充足於內則不待損而自有以益上矣亦戒辭也初退而二進初剛而二柔故一則勸其往一則止其征裁成之道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位既中則當固守其中而不妄動以聽三之損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則者自然之辭言理數之必爾也卦之畫成於三三則盈矣三人行而數已盈氣已足而必損其一无俱損之理亦无不損之道也損一人則一人行矣而其行之一久則必得其友者而後損之而安也內卦本乾變而為兌損其三中之一也三處有餘之地而既損為陰與四五同道而相友坤道成焉損三而交得焉象既成而有天包地外之象陽運乎外陰處乎中天地之化機於此而著占者得此則當斟酌彼已之宜利用其損情遂而事宜斯雖損而固無傷矣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所以六三之獨損以往者以无三人俱損之理而所損者必其所宜損則損之而各得其情之所安初吝於損二志於損皆失理而疑六三行則亡疑所謂二蓋應有時也

六四損其疾使適有喜无咎 內卦本乾體而三損使其不損則陽損陰而陰乘陽四受其衝病矣三之損損四之疾也不待上之受益而早喜其居位之得安因相與相得而為友夫利彼之損而以柔相暱疑有咎也而四當位之柔靜正无求益之心故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喜而友之可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言或者三非五之正應五之所不望其益者也兩貝為朋龜守國之寶也三本損以益上非益五也乃卦本坤體三陰居外而欲消得位之益以止而安於尊位是五之寶也弗克違者理數自致元吉无所待而自吉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謂上九祐者保其尊上受益而五承其祐矣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易之文簡故多詞同而意異此言弗損益之與九二之義異謂无所損而受益也上於下宜損己以益之而陰數止六有可益而无可損則於義无咎而守正以受益為吉矣既益則利有攸往矣上為君下為臣內卦損陽以益上忘家憂國之臣也而上與三正應而得之固分義之可受者也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得志家之臣而安止以受益得志而利於行矣

益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以損乾之剛益坤之柔而謂之益不謂之損者剛雖損於四以益陰於初而為方生之爻陽道且立本而日長則陰益而陽亦益非若損之損三以居上為已往之爻寄居於天位之上實自損以益彼也華歸根而成實君自節以裕民文反樸而厚質志抑亢而善動利有攸往允矣利涉大川之義象傳詳之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有攸往此通釋利有攸往之義益民而民說一義也陽自上而下返於初而消否正其志於內而光昭上行一義也陰居二陽居五各得中而正而四之益初二受其益外來之慶以贊其行一義也略言三義而益之利於往者可推矣利涉大川水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此通釋利涉大川之義木謂巽也京房謂震巽皆屬木八卦以就五行其說不通行動之使行也動之而巽以行行以漸進而不遽為舟行之象循涯日進而无遠不届行舟之利所以不可禦也

行其說不通行動之使行也動之而巽以行行以漸進而不遽為舟行之象循涯日進而无遠不届行舟之利所以不可禦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推言益道之大為乾坤合德之大用也陽之益初天之交於地以施也陰之進而居四載陽以發生也凡天地之間流峙動植靈蠢華實利用於萬物者皆此氣機自然之感為之盈於兩間備其善變益无方矣而其无方者惟以時行而與偕行自晝徂夜自春徂冬自來今以沂往古無時不施則无時不生故一芽之發漸為千章之木一卵之化積為吞舟之魚其日長而充周洋溢者自不能知人不能見其增長之形而與寒暑晦明默為運動消於此者長於彼屈於往者伸於來學易者而知此則天下皆取善之資而吾心无可弛之念其於益也不亦大乎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陰凝於下而不上交陽來初以動之而改其過雷以震懦之象陰安於上而不下交陰往四以順之而成其美風以導和之象則者速辭風雷至速者也改過遷善以速而益四之損初之益皆在卦下速也益者學以益性之正損者修以損情之偏君子之善用損益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既受益乾道下施而為長子可以大有為矣乃陽之下施以惠初非徒利其生而實以成其能非體乾元之德以承天之祐則不足以勝其任故必元吉而後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其位在下力固不厚慮其奮興一時而不足以繼故戒而勉之此亦為占得者言也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陽益於初以輔二而消其否二之得益大矣故與損五同其象而六二柔中得位樂受陽施以保其正則其吉永固較損五為尤吉焉有其德受其福而柔順不敢自居為功乃以禮祀於上帝所謂天子有善讓於天神斯享之尤其吉矣二上應五自有此象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外謂外卦乾也天所益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之用資益以為用也凶事水火兵戎死喪之事乎三與二四合德也中行卦三陰而三當其中行以告而請益也公謂四四近九五尊位為三公主諸侯之聘圭以昭信也三比外

卦而為進文陰欲求益於陽而三行以請於四請而求益非君子之道惟水火有分災之禮兵戎有救患之典死喪有賻禮之儀則與者非濫求者非貪可无咎也三望益而二陰與之同心乃行以告而抒其誠信有大夫承命訴計之象愛惠在己既為禮所宜請則上下同心而輸忱以往宜矣天王之求車求金貪也陳災而不告大慢也皆咎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有其情固有其禮則可固有其事諸侯之禮凶必告計而鄰益之通諸士大夫之於知交亦此禮也故士待外端至而後葬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 為依遷國 中行告公從者三來告而四從之因其陽之固足者益初也遷國者陽下益初則陰遷居於此也依本義謂如晉鄭馬依之依是已四既損陽以益初從三之告則與三同其柔德相比以奠其位而得所居所謂因不失其親也與損三得友之義同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本有往益之志故告而必從 益陽不施之理性陰亢而不求則陽有所不能強施如瘠土之不受膏雨亦无如之何矣 益能仰承陽必下應施之 而陽不為損陽豈有吝情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位天德其施惠於下以益陰之生者心固然也四本乾體與五同德相孚而惠心一也告而即從不待五之問為默承其意以資始之 益下吉莫尚矣惠者四往益初之德也而功歸於五則何待五之損已而後益於物哉天之所施萬物以生者四時五

馬然則大臣承主意以惠天下而德歸天子君子資聖訓以惠後學而所為有益而未嘗損也惟視其所孚者而已矣 歸聖人德之至者不勞而惠行焉益之所為有益而未嘗損也惟視其所孚者而已矣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四既合德以行惠可勿問矣大謂 陽益行而不勞得志可知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四損已以益下故有為依之利五有惠心以孚 故歸德而獲享帝之報上九陽亢在上驕吝而无益物之心無益於物亦莫有益之者而或且擊之矣吝吝生於驕 而驕吝者之心當其未益而畏擊則不能望於人及其終不得益而未必有擊之者則又亢而自時自以為益

知无恒者人之所厭惡而自絕於天也益上與損初各於損五无益者損初位下而上承二故可勸勉之以益上已亢故决言其凶驕以成吝禍尤不可解也勿九通 故歸德而獲享帝之報上九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不言上无益物莫益之者從一偏言之以該其全理自外來者卦中互相擊之爻而天下禍生不測則莫為之益親戚且叛而兵戎自至發於其所不及防也 人情而可以術御而不

三三六統上 夫揚於王庭乎號有利告自色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夫之為決者絕而擯之於外如決水者不停貼之決而任其所往求其无相淹滯而不復問所以處之也為卦陽盛已極上居天位下協眾志一陰尚留而處之於外陽之席乎安富尊榮而絕陰於无實之地以是為剛斷之已至矣乃陰終乘其上而睥睨之陰固不能忘情於陽陽亦豈能泰然處之而不憂故又辭多憂而辭亦危陰之為德在人為小人為女子為夷狄在心則為利為欲處女子小人者置之於中而閑之處夷狄者抑之使下而撫之若使亢馬化外而徒擯之以重其怨則其為憂危之府必矣以義制利以理制欲者天理即寓於人情之中天理流行而聲色貨利皆從之而正若恃其性情之剛遂割棄人情以杜塞之使不足以行則處心危而利欲之乘之也終因聞而復發二者皆危道也故統帥羣陽以擯一陰而且進且退終室礙而不得坦然以自信焉嗚乎天下豈有五陽同力而不能勝一陰者哉惟恃其盛而擯之以為不足治乃不知彼之方逸居於局外以下窺我之得失也故三代以下為王者□□□□說自以為道勝而无憂而永嘉靖康□□□□垂至於祥興海上之慘千古同悲□火之□□未□乘風而□□在大□五

王誅武氏而三思猶蒙王爵要典焚而馮銓猶以故相優游羣下皆此象也其在學者則三月不違之仁尤當謹非禮於視聽言動之著見伯禹戒舜固若舟朱召公陳旅藝擬之商紂一絲未淨戰戰慄慄尤在慎終可不戒夫是以知夫者憂危之府也日之朔月之望有薄蝕焉盛夏之榮有靡草焉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揚者相相自安之貌宮中曰庭王庭王之後宮也陰居五之上而當位雖擯絕之猶安其所而乘其後以俯窺也如是則羣陽相與交孚以號呼不甯而見其危矣危則自治不可不飾故必告自色亟內治則憂羣陽之不相下而必申命以有

合也內治修則徐而制之專任能者以建威銷萌可矣若恃眾盛而以即戎九節度之所以潰於相州也利有攸往內治得則率道以行陰自无號而消沮矣慎終之道憂危之吉也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說反健故決說故和決之不盡陰得以相說而遂與之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乘剛故揚揚而自得陽既盛五已據天位柔復乘於其上憂若在外實在內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知其危乃光大而不與陰為緣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以剛之盛為尚而恃之以戰陰則窮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澤上於天勢必下降決之象也君子在上以祿待天下之賢者无所吝留取法於此所繇異於項籍之印利不與也然澤者天之澤祿者天之祿非君子以市恩而可居之為德者也有居德之心則驕士而士且不以為德故忌而戒之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初居下位恃積剛之勢以剛居剛遠欲前以逼陰力弱而不相及不勝必矣不勝則陽之銳折而陰益安居於上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位未高道未盛而欲攻小人則一不勝而且折入於邪賈損之是也德未充義未精而欲遏制人欲必且激而成乎妄佛老是也皆以壯為咎者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量其不勝惟益自彊於善則可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莫漢九二剛中而居柔位彊於自治而不暇與物競者也惕者心之憂也號者戒羣陽使之自治也上六非二之應又相去疎遠其有戒心出於非意莫夜之寇也害不及己勿恤馬可矣卦惟此爻為得然謹慎自持而不能恤陰之未去故夬之為卦決而實不能決也

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以剛居柔中而得其道矣道得則戒不能為之傷故可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三與上應有比匪之嫌既與為正應情固不可絕而外必示以不屈則小且怨而難及之周顛之所以殺身壯頄之凶也以剛居剛志非合汙則決然於夬而以與諸陽

並進已獨遇上下有相需濡之迹心緼結而不容不形於色則雖凶而无咎稱君子者諒其志之終正而為君子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事雖凶而義自正惟其決於夬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羸羊悔亡聞言不信眇眇九四以剛居柔而為退爻不能敏於夬者也故為羸弱不能行之象然使隨九五之後而獎九五以前進如羸羊者之從其後而鞭之則陰可消而悔亡乃與兌為體聞上六之甘言將不信諸陽之同德則亦安能亡悔哉以其與陽上類也故可有羸羊之得以其弱而易悅也故終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聽之能明辨其貞邪而已與邪合體則甘言得進而惑之

九五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與胡官反以艸細角羊不能觸者陸平原之地羊所樂處也兌本羊體而行於平原得其所安故有此象九五雖迫近上六有決於驅除之責而安居自得與之鄰而无戒心夬夬而實未決也以其得位居中而非暱於陰柔故亦可以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與上比而共為兌體心繫於悅僅以免咎而已夬之九五與剝之六五同故剝五承寵而利夬五夬夬而未光

上六无號終有凶陰隱僭上雖有與之應而相比以說者時至則瓦解徐達師至通州而元主北去不能望救於他人也以羣陽相牽故必待其運之已窮而終乃凶本義謂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易不為小人也義固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為君子者可以慰矣勿疑其乘人之上而不易拔也

三三姤姤上姤女壯勿用取女姤不期而會曰遇姤之象也遇本艸次不以禮相見之辭而姤乃女子邂逅與男相遇之謂其為不貞明矣陰之忽生於羣陽之下本欲干陽而力尚不能敵故損以相入求以得陽之心而逞其不執之志其貌弱其情壯矣卦本一陰為主而卦之名義爻皆為陽戒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若恤其孤弱卑下而容

其貌弱其情壯矣卦本一陰為主而卦之名義爻皆為陽戒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若恤其孤弱卑下而容

其貌弱其情壯矣卦本一陰為主而卦之名義爻皆為陽戒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若恤其孤弱卑下而容

其遇則抑豈知其志之壯也目中已无君子將入其腹心而為之蠱賊故一陰而遇五陽志无適從與已悅者因而入之不幸而與之遇視其令色如戈矛聞其甘言如詛咒得其厚賂如鴆毒堅剛不為之動則无如我何女雖淫悍豈能傷不取之人乎乃在不期而會之際陽方盛而二五皆未喪其中則忽之以為不足憂而乍然相喜者多矣戒之於早猶可不亂而非中人以下所能无惑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乍然相得終必相亢豈可長哉宋與女直遇而欲恃之亡遼高麗主知而宋不知乃終以亡唐高宗納武氏之日豈知其滅唐之宗社哉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姤之為時已極乎陽道之憂危而夫子推言天地之化以通大人正己格物之道抑豈必不相遇而始亨哉苟有其德則且與天地同其化機夷狄可使懷柔小人可使效命女子可使承順則雖始而何傷於盛德如天之遇地而品物榮天不失其剛健中正之德則化无不行君子以剛健中正率禮无違而遇之則小人順而天下无不服從然則越禮以取女者自貽不終非必不與陰遇而始得其志即食色而禮在即兵刑而仁行苗格於舞干誓御奄尹正於冢宰皆遇之以其道者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當其時制其義非聖人不能然亦豈有他道哉以義制利以禮制欲以敬制怠則无不可遇之陰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之所以資萬物者非但風也而下施於物則暗風至而物皆生涼風至而物皆成物乃得以遇天之施矣王者之積德以為天下父母而民或不喻其志則假誥命以詔之而天下喻焉取象於此顧其發為王言必深切出於至誠以巽入於人之隱微非飾詞而人遂動也道配天而後化如風也然惟君道宜然以其所及者遠故必誥而後喻降此以下惟務躬行以言感人則抑未矣始本不貞之卦而大象專取天風之義與象全別聖人不主故常觀陰陽之變而即變以取正故讀易者不可以大象例象也類如此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者見凶天下遇其凶也初六孤陰卑下故曰羸豕北豕之淫走也必羸豕如期而不爽蹢躅行而不止也繫於金柅貞吉以戒陰而喻之以吉道也一陰而遇一陽與二相守則不失其貞吉矣若不繫而退遇所宜從者而前進則將于亂羸陽而天下遇其豕矣以戒陽之宜為防也又從而申之曰金柅之繫豈可必哉其為羸豕矣則必將蹢躅而不爽矣而可不早制之乎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柔之道以制於剛為正小人順於君子夷狄賓於中國女子制於丈夫皆道之固然故以繫而止之為貞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包受而懷之也初六出而求與陽遇邂逅即欲適願得受之者則有所繫而止其淫邪二雖非正應而以剛居中直任天下之咎於己則固无咎矣若不任其責而委之於他人使浸淫及上則害无所止賓之不利二亦不利也賓謂三以上諸陽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陰之遇陽卒然而起介然而合本無擇於應之正與不正得所附而有道以止之則其害猶可止息二不幸而正與之遇則慨然以身任撫馭之責二之義也為名教受過為義命受責譏非不避而害不蔓延矣若遷延避咎推不美之名使人分任之則禍自己延雖欲沽清剛中正之名豈可得乎推此義之盡則孔子謂昭公為知禮亦此而已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三與巽為體未嘗不沾濡而聽陰之入故與夫四同象然以剛居剛則能嚴厲自持而可免於陰之汙染故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雖次且而固行矣則不為陰所牽矣故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為應欲包初為已有而二已受陰之遇四能與陽同升而不以初為志則得靜正之道乃以剛居柔而為退爻以就有強合於陰而不能之象无魚矣又從而包之本可不凶而挑起禍端凶道也 象曰无魚之凶道民也 陰為民民不懷己而欲強應之不得則必爭民心愈離生起禍端無窮日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杞柅柳其條可編為器以貯物瓜易潰之物包之密則不潰九五剛健中正盡道自己而不憂陰應之作以其曲成萬物之德包妄起妄遇之陰賴其潰亂而使化為章美惟含谷之道盛則陰交陽以成品物之章始於不正而終於正矣是豈陰之德足以致之哉容畜裁成之功自天隕而得之意相之外瓜

之不潰祀護之固非瓜之能爾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語如舍置也陰消極而必生理數之自然命也九五以含章為志不委之於命而必欲護之以止潰亂乃大人立命之德惟剛健中正足以當之人而天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其角者陰陽方遇而上為其角既非其應又與絕遠則吝於遇矣吝不足以章品物而能自守不渝則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處於窮極之地陽道將衰不容不亢則吝而非吝

萃 坤上 兌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白艸之叢生曰萃澤地者艸叢生之數也而叢生必各以其類此卦三陰聚於下二陽聚於上各依其類以相保故謂之萃然陽之能聚於上者惟陰聚於下不散處以相間陽既在下嫌於將往而消其上六復覆其上保陽而使不往以萃於其位則陽之得萃陰之順而說者成之陰雖羣處致用之地高居最上之位而皆以保陽故六爻皆言无咎萃亨程子以亨為羨文然上言亨者通萃之德而言之下言利見大人亨者則就見大人而言其亨之繇也陽聚於其位陰順於下而奉之嘉之會也王假有廟者羣陰聚順於下四贊九五而以承事乎上六上為宗廟王者聚羣心以致孝享而神可格所謂合萬國之歡心萃之盛者也利見大人亨言三陰聚以從六二而應九五見之而上下各安其位志无不通也應以正合義而永貞大牲特牲牛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言聚順以事天則受福而行馬皆利也蓋太極之有兩儀也在天則有陽而必有陰在地則有剛而必有柔在人則有君子而必有小人有中國而必有夷狄惟凌雜而相干斯為大咎乃陰以養陽柔以保剛小人以擁戴君子夷狄以藩衛中國陰能安於其類而陽自聚於其所當居之正位交應而不雜則陰雖盛而不為陽病鬼神以是不亂於人而佑人以福愚賤以是自安其類而貴貴尊賢得以彙升此萃之所以聚眾美也故彖歷言其亨利貞吉馬陽雜乎陰而小人始疑陽雜乎陰而君子始危免此而綴人神利行藏何勿宜哉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說陰安聚於下則成乎坤順陽得位於上而陰衛其外以不消則說五得位而二應雖類聚羣分而志不相違斯以成乎聚而致亨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孝者順德合羣心之順以致於上廟中之象也順者陰也致享者九五之陽也然能聚下之順而後順乎親者大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二五各當位得剛柔之正而四從五聚初三從二聚惟其正是以羣心附之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五居天位天所命也下羣聚以順之則可升中以享帝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陽必聚於上陰必聚於下陰保陽以不散陽正位而陰不離理氣之必然天地萬物莫能違也非是則雖聚而非其情之所安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水本流於地中而浚地為澤潴水以防旱而不使旁流散漫時雖未需水而畜之无用以待用益積以待用也君子不居无用之貨惟戎器則除治之於安甯之日以待不測之用則聚而不嫌於不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礎初六與二三二陰本相孚同志而與九四為正應則又有舍其所萃以就所應之心乃兩端交戰不能自決而究為二陰所睚若將號呼固黨相握為一以為歡笑則溺於私而失順陽之義惟勿以此為恤而往奉四以聚於五庶幾无咎以其卑弱處下而无定志故有此象而不失其應則可獎之以无私繫而免於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物雖不齊以相感而豈能亂貞人之志哉志先亂則苟且懷安而失正耳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二為坤順之主柔中得位初三二陰之所恃以聚也能引之以應乎剛而陰陽上下各以類相從而安則无咎乃初與三皆懷自固其黨之心二必誠意相應使初二深信其相引之為吉乃克同寅協恭以戴陽於上然後上下各得而利益非信友則不能獲上與聚順以事祖考之理同頌奏假者所以貴乎靡爭也六二之道豈易盡哉引吉而後无咎孚乃用禴而利有其難其慎之戒焉禴夏祀特而不禘二專應九五

周易內傳卷三下

萃

萃

故書論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三陰聚而二為之主勢足以背上也自固自非大順之貞其心易變能引之以用論則

心可諒於天下言未變者危辭也陰聚於內非上六則成否故其辭危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與二陰聚處不當位而有躁進之情不自安於下小人所以長戚戚也

以其承剛而為進交能往戴二陽使聚於上可得无咎陰之情本鄙固而怙其黨吝也未可必其往 故為兩設

之辭使占者各自擇焉小吝小吝者各也小謂陰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謂外卦二陽巽順而入也謂上承剛以相得也先儒互體以三上合四五為巽卦說亦可

通然不可為典要概施之他卦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本非吉也以上與剛中之君相保下有聚順之民相戴則藉之以得大吉非其德之能然所

處之時為之也因與五相聚以安亦得无咎如宋張俊之保其祿位是已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使非遇大吉之時其能免於咎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雖與四萃聚於上為四陰所保然陽亦孤矣且輔之者非其才之能堪尤

危道也但以居尊而不失其尊故可无咎且二之應已雖各自為聚不與陽同德而非其所孚然當位之柔本體

坤順之貞以效順則无所疑而悔亡永貞與坤用六爻同言坤德也元謂其本然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羣陰方盛據尊位則有危心不能光大以施德教所賴以亡悔者陰之永貞耳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三陰萃於下二陽萃於中上獨孤處而无與萃能勿憂乎然上之在外所以尊陽於五

而不使之消則身危而主安義无咎也 居上而孤處不安其情必戚處當憂之時亦何能遠望其安乎身不安而義自正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居上而孤處不安其情必戚處當憂之時亦何能遠望其安乎身不安而義自正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自庭祖堂歷階以上曰升賓嘉之禮主賓交相揖迭相讓互相升於是情洽而禮

禮成以卦二陽讓陰以登於上初六之陰讓陽以登於二三更迭相延從容而進陰升陽陽升陰賓賓乎從容不

迫巽順而相應故謂之升元亨者陽為初陰所升得中而為主於內陰為陽所升居尊而為賓於外陽為主而道

行故不失其德之元而自成乎嘉之會也用見大人勿恤者陰為賓而下應乎九二用是以見大人可不以陰亢陽

卑為嫌也南者向明之方陰既為陽所升則志協於陽而柔順之道以近光而行其吉宜矣升之為卦本泰之初

變陽而成上下既交而又得初六之陰以巽乎陰則不以法擯陰於外而與陰迭相讓以進道之尤美者也故三

陰不終為小人以初之能承陽於下而上六雖陰之窮猶志驅命以進於善則惟陽之進之也以禮而无不順也

卦亦陰為主而陰道之得於斯盛矣

象曰柔以時升 待有升己者而後升馬則升以其時矣所謂進以禮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初陰升陽而成乎巽入外卦受命於陽以升而成乎坤順九二剛中不使其主道而

五下應之故大亨而亨通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陰雖非位而陽志與之應則所遇者榮也

南征吉志行也 陽受陰升主賓道合志无不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變風言木者風生於空无在地下之理聖人取象必物理之所有非

若京房之流強合五行八卦而違其實也順德順其序也謹於微而王事備慎於獨而天德全皆木生地中日積

而為喬林之象蓋嘗論之君子之於德也期至於高明廣大之域一也而言學者或從而分為二道皆成德之功

而倚於一偏則各有所失或以為道本高大而局之近小則循末而忘本或以為道在卑適而頓希乎高大則志

廣而事疏游夏俱承聖教而互相非况後世之言德性言問學者相爭不息乎夫聖人之學易垂訓以詔後學者

非一卦之足以該全學各有所取而並行不悖聖學之所以大中至正而盡乎人性之良能也守卑適以求漸至

是欲變殼率以使企及也務高大而忽於微是不待盈科而求盈滿澹也夫君子於易也取法各有其時時者莫

能違者也當志學之始而致知以適道必規恢乎極至之域故大學之始即求知乎至善而天之命人之性聖

之所以達天而知化雖未至焉必期以為準繩而不畏登天之難姑孽孽於近小及其志之已定學之已正然後
優而柔之馴而習之小節必謹細行必務造天地之道於夫婦之知能立萬物之命於宮庭之嘯笑以克副乎大
元外小无間之大德故顏子之心三月不違仁而後夫子使即視聽言動以審於幾微此非可與仲弓以下所亟
言也觀象於升而積小以高大者順德之事也德豈易順者哉有成德於心而後察於其序序已察而後可順焉
然則子游之舍小以求大君子憂其德之不純而子夏後倦於高大固非中道而俟能者之方故曰君子於易各
有取於學各有時積小以高大者成德以後之功也順也豈初學之以自畫者所得託哉

初六允升大吉 允誠也初六自處於卑柔以承陽而升之使為主於內讓賢能進君子出於至誠故升德之吉莫
吉於初羣陰方升而獨屈以巽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謂外卦三陰居上而順應乎剛虛中以待陽之升本有其志而必藉初之屈於下以
承進之初與合德而志行焉是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與羣二同而意異延陰以升者三也二處三之下位遠於陰雖受初之升而不當位无
能為主惟孚合乎三乃以升陰而利有孚則位雖不當而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喜得三以成相升之美

九三升虛邑 凡升之道主賓相得以成禮君臣相獎以成治故升人者必自升也九三剛得位而為進文以推陰
而升之陰既升而陽亦升矣陽實陰虛坤為國土陰既升則虛中以待陽之進而與為治故有升虛邑之象不言
其利而亦无不利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初九之二孚之三陰闕門以待之豈復有所疑沮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四非天位而謂之王者為羣賢所推進文王之象也周公於追王後尊稱之岐
山文王封內之山四升而上賓於神祇臨其上者陰也故為地祇登山而修祀事雖未受命而郊神享其德矣於
事既吉於義亦不失諸侯祀境內山川之禮柔順而當位升亦其宜固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 以時升而安於侯度其事順矣柔當位而為退又讓不遠升天位文王之道也

六五貞吉升階 升者至階而止升之位也六五為坤順之主非有自尊之意以貞而為陽所樂推二與應而延之
上升先言吉後言升階者六五柔順為志不自以升為吉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謂陽也陽本樂推五而升之五雖貞順而時至必升升之者之心慳矣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升者至階而 上六尤進而往則且即乎欲消之位而反入幽冥昧於升矣然上之進
處於高危所以延陽而安之於內則雖瀕於消謝而貞志不移此貞臣正士不以險阻危亡易其志者也貞不息
而允合於義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不富陰也消不富言陰之且消冥升之不利也然君子以合義為利當危亡之世出身
以求濟難受高位而不辭死亡非其所恤文文山以之

困 卦 上 兌 下 艮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卦象有天化有人事有兼天化人事而立名者若困之類則專取象於人事非
天道之有困也陰陽之迭相進退人物之情見險阻焉各因乎其時會與其情才而非必以困乎人特當之者志
道不與時位相值而見困耳陰揜陽而謂之困貴陽過陰而不謂之困者陽道本伸而屈則困共驩自離其姦非
必困舜禹而舜禹困王驩馮于乾自逞其伎非必困孟子而孟子困剛不可揜揜之而道窮故惟柔揜剛而曰困
也若君子過惡以抑小人使安其分而不逞非困之也以學者言之曰生知曰學知曰困知所謂困者非魯鈍不
敏之謂也天性之良欲見而利欲揜之力爭其勝交持而艱危之謂也若使无求達其良知良能之心而一用其
情才於利欲則固輕安便利而捷得然則清剛者困而柔濁者无困審矣故陽過陰不言困而陰揜陽言困也困
為君子憤排求達之情則其道之亨不待事之遂而早已遠乎吝故曰困亨貞大人者言大人之處困亦惟以貞
為道而貞固大人之貞非小貞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化裁通變順應而不窮於用乃當其處困則靜正
以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夷狄而不棄此大人之惟以貞為道而退守乎君子之塞智有不施勇有不用惟

王船山經史論

周易內傳卷二下

九

貞而後全其為大人也然其貞為大人之貞者不尚介然之操以與陰爭勝負榮辱而成乎硜硜之小節也貞大人而必吉者時當其困陰邪挾其智力乘勢而相揜始而億我之沮喪已而疑我之別有機權以相勝乃本元可勝之機而權有所不用雖小人之伎害亦豈復有求勝之心哉惟退守乎君子之貞初無心於御變而小人遂已莫窺其際然而時俄頃而已遷事不期而自至靜以待之旁通而危解此理數之必然躁於求通者不能待耳待之而自无不吉故紂不能殺文王匡人終不能害孔子凡若此者持之以志守之以約退藏於密而行法以俟命豈容言哉豈暇言哉言出而羣情益疑矣知其言之必不信也故无言也非大人其能无不平之嗚乎以克有口說之象故終戒之

象曰困剛揜也 剛為柔所揜也上揜五四三揜二初復從下揜之進不能退不可而困於中揜者或以勢揜而其志不伸或以情揜而其道且枉則則酒食皆揜也井亦剛揜而不為揜者井九三進而濟險困九四退而入險是以異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亨句其惟君子乎說反知命則樂天險而說矣剛中正位則不失其所惟君子能困困而善用之故亨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二五皆剛大人之純乎健也剛則莊敬日彊中則不競不綽大人以此不期於吉而自吉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言既不為人所信而猶尚之能无窮乎疑神定志內省而信以天困乃不窮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在澤下澤无水矣澤不停水乃自窮也君子非无君可事无民可使而不欲為陰所揜於是安於阨窮困其身而必不辱困其志而必不降去其膏潤安其枯槁惟致於命之極屯而皆受之以遂其志必无求通之心以困為道者也

初六賢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困柔困剛也然困人者未有不自困者也其始也處心積慮所以害身正直者夢寢不寤萬穢叢於胸臆乃剛正之士方且處困而不失其所而困之之術又窮及其後直道終伸則欲避譏非而終不可挽欲全利祿而法紀不可逃故困卦三陽雖受困而有慶有終有說皆免於咎惟三陰之凶咎徒

深困人者人不困而先自困此理數之必然而聖人因象示占以警君子之亨而以凶咎警小人情見乎辭矣株木木被伐徒莖而无枝葉者初六居下无剛之可揜而柔方乘剛使不得進初復以柔阻之於下使不得退乃剛志在進初无欲退之心徒自勞困坐於株木以守之縮項鼠伏懷邪而暗處未能困剛祇以自困至於三歲剛中不屈而慙伏自匿姦而愚矣占者過此雖有小人懷暗害之心不足為慮聽其自為消沮閉藏而已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不明於理則亦不明於勢守株自困可坐待其斃也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與祥同 柔之困剛非能與剛亢而抑之也有富人貴人之權解而陷之也九二下則初六承之以酒食廢之而不使退上則六三乘其上而將以爵祿羈之於斯時也欲峻拒之而禮有所不可卻欲受之而固非剛中者直道必伸之志君子所遇之困因此者彼之猶有禮也以禮接之其敬而不與之漬也以鬼神之道待之如孔子之於陽貨尚矣抑不然而必欲自伸以求往則觸其惡怒而凶雖非待小人之道而於義固无咎祭祀者大人之道征凶者貞士之守兩設之使占者自擇焉

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以剛得中故小人不取即加害而慶之以酒食朱紱不言朱紱者略舉以該之象傳之有偏釋皆準此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九二剛介如石莫位於中六三欲困之力竭而莫能動先自困也以柔居剛所處不安還以自傷欲望上六之應已與為匹耦而上六已困於葛藟艱脆之中不能相助小人之自困如此何足懼哉三位剛上位柔故有夫妻之象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不祥也 六之居三乘九二者不一卦而此獨為蒺藜者以其據之以困陽也不祥者犯天下之不祥凶必及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金剛車所以行者謂五也九四以剛居柔而為退又不急於求伸故與上六違而不即為其所揜所困者五欲進而困五不能行則亦與之俱止而所行吝也然承五以待時而動柔豈能終揜之哉必有終亨之道矣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未與也 內難未靖不可圖外志在靖六三之難待其定而後足以進處困之善術也在困者惟寡與之足憂有九五之金車足恃雖與之俱困固必有終居位不安自足無患卦惟此爻之受困也輕遠小人而近君子也處困而不與正人君子交未有能免於凶咎者也

九五剛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說 上六從上而剛之六三從下而剛之處困而受傷不足為君子之困所困者柔不明加以剛則以赤紱相縶繫耳欲說此者未可遽也故以自持而以神道感格之理極勢窮小人且悔罪而相釋矣象與九二略同而居尊當位說於困則大行故无征凶之戒赤紱朱紱文偶變而義同詩朱紱斯皇赤紱金馬皆諸侯之命服

象曰剛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剛健當位中道本直豈終困哉受福者行法俟命鬼神自佑小人自解自大人之亨若出於意外而固不爽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皆柔動纏延之蔓草臲臲高峻崎嶇之地曰爰也于也陽道之伸亦何損於陰哉而必欲捨之勞心苦形以縈冒不已是自入於葛藟之中也且其所居者又高危不安之地於是而陰亦可以悔矣於其動而止自困也乃有悔之心焉因釋剛不掎而自達以行則君子之難解而已亦吉矣上六柔居柔位居上欲消故賢於初三而諒其能悔許之以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以其柔當位而未有傷陽之志故僅言未當吉行者行則吉也上六行將何往哉退處於卦外無用之地而已楊憚惟不知此是以與息夫躬同禍

井 坎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至亦未繙井贏其瓶凶汲 井革鼎三卦皆取物象以尚卦畫卦名立而義因以起繫傳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象所有而器制器成而用行用之有得失而義存其中矣井之為井也有數義焉木之在水必浮而水上木下木入水中而載水以上以器汲水之象汲水之瓶或用木或用瓦而瓦虛以浮水者五行之初氣內剛而體陽陽有木道焉引而上之以致養於人此一義也為水陰爻中虛而為空水待空而

流凡水皆附於空之下而依地惟井則水方流穴空而使之聚其下則黃泉之位焉此卦上四爻一陰一陽相迭空而又空水盈其中初二水上而空下黃泉之區域也故自三以上人之所汲而初二水下灌於泥滓之窰人不可用其清濁用舍於此分焉此又一義也自黃帝始制井田三代因之井之為字象其形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廬舍在焉而中有井汲者溉者取給於此而遠近均井井分而畝首異嚮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出長較一乘公私之田畝貢助之制以井為經界而兵賦車乘之出以四井之邑為進武井井既各有勝埒四井之邑又殊其勝埒以合於邱甸嚮背之注也平七十二人之迭賦在焉與九百畝之井疆又異此卦之象陽象勝埒陰象田畝上四爻一陽一陰分明界畫以外嚮下二爻一陰一陽又殊畫以內嚮各成乎經界分田出賦不一其疆理有井邑之象焉邑雖殊而井在其中者不遠此又一義也象與爻辭雜取其義故釋者未易通焉約而言之木汲水而出以利用人所以養人而能汲其上之淳凝者不能窮其泉之所自來欲窮之則水濁而瓶傷明清而利物者為宜登進沈濁而敗物者為不可用故田有井以交足於上下而致養九州攸同古今利賴之大法宜為人所利用而非如黃泉之暗流不為功於人物則數義相通象亦有焉而協於一勿疑於三聖之所取不同而曰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也周流六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以井田言也民有登耗賦有井降戶有遷徙出賦之經制圖籍或改而井居公田廬舍之中為八家之標準九百畝相拱而形埒定田之不改井定之也其畫有準而尤能壅塞也自黃帝以至周末之有改六代興而不與俱興五代革而不與俱喪自三以上形埒嚮外而往二與初形埒嚮內而來井井鱗次易知易辨故曰井德之辨也此贊井之德而言有定位者有定分剛柔自成其理而在用之者得其宜也沈至至其底也未繙井太深入則繩不及引而未登其用也贏敗也井之為功至三而止往以利物者也深入其下則綆短而瓶觸於所礙以毀蓋嚮背之理殊則取舍之事宜異初二不為功而止以取敗用之不宜則凶矣剛柔之升降有定體陰陽之浮沈有異情清濁之得失有殊效用舍之利害有明徵立德立功用賢養民汗隆治亂大辨昭然矣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此贊卦德而言用之道也巽入也上引而出之也其入也有定所其出也必其所用則可以養而不窮矣天下豈乏賢才足以裕國安民於無窮哉側陋旁求汲引之若將不及而君子小人各不界畫類聚羣分古今不易期於得賢而非期於求異若不辨於其清濁之分則公孫疆以野人而亡曹主父偃以倒行而亂漢害且至而不足以興利久矣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水陽也而中以定井疆之經界不可改也五居中而上行二居中而下行大辨立不可易矣

汜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 舍其清者不汲而求之愈下徒勞而无功

羸其瓶是以凶也 非徒无功而抑足以致敗不明於往來清濁之定分則以亡家敗國而有餘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相助也坎勞卦巽為命令所以勸民而助其勤益言農事也木以上水用力勞而得水少然而以養則不窮稼穡之事勞於畷漁匪勤弗獲積日月而僅飽終歲君子申警之於手耜舉趾之日而以田畯之官幽雅之吹勸而相之使不逸不諉生於此養俗於此滴也然為民則然非君子自勞而自勸之道故學校學圃皆為小人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謂得水也陰空在下二漏而入浚治之所不及泥滓不堪食矣舊井謂舊所嘗鑿者井水下漏則其上无水雖汲而必不可得小人濁亂於下君子道廢民不興行天下无可用之材不言凶而凶固可知朱子所謂占在象中也

象曰井泥不食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謂下漏而濁也時舍者時所不尚也古者士之子恒為士世祿之家以禮傳世修其訓典而又登進之於學校則賢才足用迨嬖佞之小人用而相習於下流詩書強誦之風時所不尚則華胄之子弟皆移志於耕商詭隨於蕞訟雖欲用之而无可之才矣學士之家父兄不戒使子弟狎小人遠君子習焉而相安於猥下故家大族夷為野人浸以衰絕皆可傷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射也 水旁出曰井谷射注也鮒鮒也得少水即活井底堅實則水上漏而給於用下空而

漏入谷中旁出涓涓僅堪注潤鮒魚而已此言小人下達雖有小慧不足用也甕敝漏亦水下洩也汲之者非其器則不得水此言用人者尤引掖賢才之實則雖有君子亦不為其用也九二下空而陽泄故象如此凶可知已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與猶助也无為塞其下流之防而汲之以上則必竭不釋甕敝漏者言无與則咎在汲者可知若節之初六不出戶庭則上不失臣臣不失身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測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陽剛當位本有可用之才下陽實而不漏上空甕而不泥徒以深隱而不易汲耳不食者設辭言使其不為人所汲則憐才者心傷之矣言我者周公自言其求賢之情也可用急之之辭王明謂上六之勿幕而與相應也賢者榮而國益昌上下並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賢而不用豈徒明君哲相之心惻哉行道之人皆所深惜矣曰可用汲士亦有待時求活之意焉自求福所以使王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四居井中而陰虛函水井旁之甃也柔當其位退而砌治之象不即汲用嫌於有咎而養才者務老其才使潔清而慎密作人之所以需壽考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三物六行所以教士之修而大用之雖不即食所造就者多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水以清冽而寒為美推之於人則潔己而有德威者泉其有本者也是人所待養而澤被生民者也九五剛中而上出故其德如此夫君子之德施能溥者豈有他哉有一介不取非義之操則能周知小民之艱難而濟其飢渴无私之心人所共凜則除苛暴而无所撓屈諸葛孔明曰淡泊可以明志冽寒之謂也杜子美稱其伯仲伊呂有見於此與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無倚無邪德威自立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架輓轡之兩柱也勿无通古者井不汲則幕其上以避禽巖上六柔得位而虛已以屢汲四既甃治之上乃汲之相孚而求冽寒之賢以大用善之長而吉大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之用至此乃登下成其德上成其治謂之大成井之君位不在五而在上亦所謂周流

六虛不可為典要也

周易內傳卷四上

革已日乃亨元亨利貞悔亡已

論如辰

革者治皮之事漬諸澤而加之火上內去其膜外治其毛使堅韌而成用

此卦內離外兌既有其義離之中虛有鑿窻之象四五二陽皮之堅韌者也覆于窻上而陽為文陰為質上六滅

其文而昭其質皆革象也其義為改也變也獸之有皮已成于固然之文質而當其既殺而皮欲敝壞乃治之而

變其故質雖存而文異物之不用其已然而以改革為用者也故曰革故也卦自離而變明至再而已夏故離五

有泣涕戚嗟之憂革陽自外而易主于中以剛健勝欲息之明五陰出而居外寄于無位以作賓故殷周革命有

其象焉然惟其在下也有文明順正之德而剛之來為主也陽道相孚故卒成于兌而天下悅之商周之革命也

非但易位而已文質之損益俱不相沿天之正朔人之典禮物之聲色臭味皆懲其敝而易其用俾可久而成數

百年之大法者其大本之昭垂者百王同道則亦皮雖治而仍其故之理所易者外而內無改也革者非常之事

一代之必廢而後一代之興前王之法已敝而後更為制作非其德之夙明者不敢革也故難言其亨而悔未易

亡也道之大明待將盛之時以升中于時為已日在禺中而將于前明方盛天下乃仰望其光輝而深信之六二

當之故三陽協合以戴九五于天位而受命擯陰改其典物故曰已日乃亨非如日之加已未足以言言時之難

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自三至五乾道已成然後虎變而小人莫不悅順悔乃可亡德之難也有其德乘其時以

居其位而後可革非大明于內眾正相孚德合于天而欲遽革王莽篡而亂舊章眾叛親離雖悔何及乎先言悔

而後言亡固有悔而能亡之亦所謂有德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變澤言水者澤非能息火澤中之水乃息之也然兩間固有之水

火日流行而不相悖害惟澤之所澌軋之以息火而火之所燻乾之水亦人所挹于澤之水也二女之志不同與

睽同但睽止相背革則相爭以少加長故不但睽而必爭不相得者爭也爭則有不兩存之勢非但桀紂之暴湯

武逢比欲存夏殷而伊呂欲亡之亦不相得之其矣有道者勝焉則革

王船山總說

周易內傳卷四上

船山遺書

已日乃乎革而信之 天下信之惟其大明之德已感于內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讖成 文明者其德也說者人信而說之時可革也大亨以正不言利者正

而固者必合義之利故彖傳每統利于正備天地之全道可革也如是而改則當矣乃者其難之辭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四時之將改則必有疾風大雨居其間而後寒暑

溫涼之候定元亨利貞化之相禪者然也湯武體天之道盡長人合禮利物貞幹之道以順天文明者而人皆說

以應乎人乃革前王之命當革之時行革之事非其盛德誰能當此乎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因自然之高下濬治其條理而後疏通不滯火以燭乎幽暗者也澤通而

火照之知其蔽而改之不特成法也治歷者因歷元而下推若川之就下理四時之軌度幽微未易測者而顯著

其定候天之有歲差七政之有疾徐盈縮不百年而必改此不可不革者非妄亂舊章以強天從己也君子當治

平之代非創制之時而可用革者惟此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鞶固守也固守其素而不革也黃中色牛順物離之德也六二以之初九之德未著且宜固

守為下不恃之義以堅貞定志待六二順天應人之道文明已著而後革之其鞶也乃所以革也有文王之服事

而後武王可興修德以俟命無容心焉

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時未可為雖盛德能亟于求革乎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元咎 二為離明之主雖未登乎天位而已宅中當位此正所謂禹中之日也乃革之統其

後而言之既為已日光耀昭著而方升乎中從此而革其往必吉斯元咎矣革之美必備四德而以明為本知

之明然後行之備善所謂大明終始然後利貞也故湯曰懋昭文王曰克明有天錫之智然後有日躋之聖乃可

以順天應人而行非常之事得元咎焉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大明乎理而後天下皆嘉尚之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就成也革之不可輕試也以九三剛而當位大明已徹然且不可自謂知天人之

理數而亟往以革征則必凶道雖正而猶危也所謂已日可革者言乎知已明而行必盡善乾德之成自三而四

而五三爻純就四德皆備仁義中正交協乎天人然後可以為乎于下土而人說從之今此方為乾道之始雖從

其終而言之可就乎而固未也九三以剛居剛而為進交故先戒以凶危而後許其有成以俟知徐待焉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之往也革以言乎三就之後則當三陽未就之初又何可輕往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當文明已著之後而于三陽為得中雖不當位而剛柔相劑道足以孚信天下兩

陽夾輔于上下成大有為之業于時即未遑制作而變伐以改命天與人歸宜其功成而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者聖人不得已之事于天下為變當澤火相接之際不能無爭非吉道也惟自志足

信其剛健無私而天下皆信之則順天者本乎應人而宜其吉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此則革命而且改制矣自離而變者陽自上而來正天中之位承天之佑而為建極之

大人矣虎變亦于革取象治虎皮者振刷其文而宣昭之陽為天文敷于天下矣變則損益前制而救其蔽也未

占者不待此文之既驗乎占自九三以來知明行美乾德已純內信諸已外信諸人本身徵民則裁成百王更無

疑也若此類又動應占非夫人之所可用筮而遇此為世道文明禮樂將興之象占者決于從王可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炳者光輝盛者人所共覩所謂考三王俟百世而成一代之美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陰自五而遷于上時已革矣其君子雖修先代之事守而其文物非時王

之所尚不足以為法于天下豹之為獸隱于霧以濡其毛其文較虎為闇二王之後所以雖善而無徵也若其在

下之小人則已改面異嚮而從虎變之大人不可使復遵故國之典物矣為君子者于此而不安于已廢欲有所

行則凶武庚之所以終殄惟知時而自守其作實之正則微子之所以存商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蔚盛而不舒也與鬱同義君謂九五變離而兌君子之文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元吉亨 鼎以卦畫取象則初為足二三四為腹五為耳上為鉉以巽離二體言之則木下火上為烹飪以登于鼎之象而義因以立焉陰之德主養柔居五而以養道撫羣陽初陰在下效所養以奉主五資之以養陽君子所以養聖賢享上帝者固無不取之于民非能事天養賢者從君而養也其所致養者有得有失而卦之諸爻惟三為得位則棟別所宜養而不失者特離明在上之舉錯得宜五柔為離主而不自用則資于上之陽剛外發以達其聰明故五麗之而不濫於所施如鼎之有鉉舉而升之以登堂載俎而致養者其功大矣卦以柔居尊而撫剛與大有畧同故象辭亦同特得初六之柔承上意而效其養于事為順故加吉焉卦以陰為主而二陰皆失其位自巽變者柔離其本位而登于尊二四上皆非位而不安為天下未嘗君臣易位之象時未可以剛道莅物而息其爭故養之所以安之而取新疑命之義存焉矣然柔道行而抑必資于剛乃克有定則卦德之美在陽之元而以上之剛以節柔為亨亦與大有上九之祐同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九享帝之象下養三陽養賢之象

巽而耳目聰明

巽以入入之情而達之目明而聰達夫人之情雖君子亦豈能違養乎此釋內卦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巽敵應而不相與變而柔進居中以與剛相應志通而養道行矣此釋外卦

是以元亨 具上二義故陽之元德伸而吉剛柔相應則志通而亨不言吉者文畧爾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火耨兩間故有之化而遇木則聚木在下而火于上火聚而得其炎上之位也巽為命令位正則命凝矣正位凝命以柔道緣天下而靜以安之不言大人不言后而言君子者天下初定弭

失位之亂而大定之以文明巽順為君國子民之道也此類專以貞卦二卦相配取象義不繫于卦名不必強為之說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元咎

初六卑柔居下為民致養于上之象顛趾而盡出其所積以奉上為養賢之具民貧而吝其中固有否塞不樂輸之情而能捐私竭力以致養如妾之賤而能佐主以補助其子誰得以其卑屈也而咎之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下奉上力竭而義不悖也從貴從九五養賢之志也言從貴則得妾以子之義亦明矣在下而柔令無不從故五樂得之以從己之用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二以剛中之德六五應之五擇其賢而輸誠以享之鼎有實也怨耦曰仇四與二均為陽之同類而四比附于五擅為己寵與二相拒乃以折足致凶則為有疾而不就我以爭二可安受能五之鼎實矣故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無尤也 之往也往而授人也五之有鼎實必慎所授四安能與二爭哉二固可安享而無尤

九三革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卦惟此文為得位剛正之才可以有為而受上之禮享者也三為進爻則固有進而受享之意乃以卦變言之柔自四進而居五改革異體為鼎耳陰陽不相比而志不相通四又怙貪以間阻之則五烹雉膏以待士而三不得與時易世遷剛正道塞而君側有媚疾之臣賈生所以困于絳灌也但三與上為應而上以剛柔有節為道則釋疑忌而伸三之直其悔可虧故終獲其吉雉離之禽也禮陪鼎有雉居既雨者陰陽之和上以剛居柔故曰方雨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三剛正本持義以自居而鼎耳既革則不與時遇而義不伸故終言虧悔特虧之耳未能無悔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傾也公餗上之所儲于民以足國者渥濡汚穢之貌四下應于初而忘

主祭之象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頻仍也君子之震非立威以加物亦非張皇紛擾而不寧乃臨深履薄不忘于心復時加克治之功以內省其或失震于內非震于外也內卦始念之憂傷為恐懼外卦後念之加警為修省象洊雷之疊至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為震之主故象占同象言後者非此又有笑言之喜通二三言之而初已裕其理也變言言吉者此但具吉理待成卦而後亨通也震初與四同而初吉四泥艮三與上同而三厲上吉蓋人心初動之幾天性見端之良能而動于後者感物之餘將流于妄若遏欲閉邪之道天理原不舍人欲而別為體則當其始而遽為禁抑則且絕人情而未得天理之正必有非所止而強止之患逮于陰柔得中之後內邪息而外未能純乃堅守以止幾微之過乃吉此震艮之所以異用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後有則亦通二三言之後之則初定之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震來者言其震而來也二三震來者言初之來震于己也初與四之震自震也四陰之震為陽所震也始出之動幾其銳厲言其嚴威之相迫也十萬曰億大也陰主利故曰貝陽剛之來其銳以嚴使陰大喪其所積而無寧處遠躋于至高之地以避其銳以雷言之出于地上而驅迫陰氣之網緼者直上而達于青霄勢所激也其在人心一動于有為而前此之懷來之縕積者一旦盡忘而不知其何往亦此幾也乃以雷言之既震之餘陽氣漸彌漫散入于寥廓與陰相協則網緼之氣仍歸其所其在人心震動之後天理仍與人情而相得則日用飲食聲色臭味還得其所欲而非終于枵寂以遠乎人情乃若天下治亂之幾當戡亂之始武威乍用人民物產必有凋喪而亂之已戡則財固可阜流散者可還復其所皆勿逐自得之象也逐之則逆理數之自然而反喪矣七日與復同震復皆陽生之卦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二居剛柔之衝首受震焉故見初之威嚴而不無自危之心然而無庸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柔草也蘇蘇在再緩柔之貌三去初遠情漸解散雖受震而猶蘇蘇柔而不可驅策也

但所居之位本剛而居進則固可以震行者若因震以行則無眚矣蓋震之忽來在息緩者見為意外之眚而有與震俱動之情則見其本非眚而勉於行所謂聞雷震而不驚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位剛而反柔非能因震而動者也

九四震遂泥 泥滯弱而不能行也迅雷之出也甚厲後漸蘇蘇以緩及當將散之際又有爆然之聲而漸以息不能及遠矣九四震後復震之象也不出于地而震于空其震既妄故不能動物而將衰人心一動而忽又再動是私意起而徒使心之不寧其事則漢高帝之困于平城唐太宗之敗于高麗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動不以誠私意妄作而志不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前震已往後震復來雖若嚴厲而威已曠不能挽散于陰而陰可安于尊位大无喪也乃六五居中非無能為者必有所興作以盡陰之才而致于用以見功不言吉者視其事之得失而未定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而不已雖無喪而行猶危居中盡道而有為以應之則陰不待喪其積而自居成物之功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震索索受震而神氣消沮也矍矍驚視貌上六陰居散位不能為受震而欲妄行必失措而凶矍矍其所受震者抑有辨矣上與四合為外卦之體躬之震也初九則其鄰也四之震乃無端之怒可勿以為驚懼初之震則君子之德威不容不疎揚者能不為四所搖而凜凜乎初則无咎矣柔而得位故可不至于征凶而免于咎四與上陰陽合體又有夫婦之象故曰婚媾不為四動而為初動故四有相責之言雖然可弗恤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遠于陽而無興起之情受震而自失心不能自得矣戒者君子之以名義相警責初九嚴厲震以其道之謂也

三 艮 艮 上

艮其背向不獲其身向行其庭不見其人向无咎 艮者堅確限阻之謂四陰已長居中乘權而日進陽乃止于其

上以遏之使不得遂焉以是為守之堅而阻其汎溢之勢為積流之砥柱也是之謂良夫天地之化機陰陽以榮陽得陰而實于相與並行之中即有相制之用無有陰氣方行而忽並遏之之理故五行四序六氣百物皆無不踰于其域人之用心有如是者不為俗遷不為物引克伐怨欲制而不行同室鄉鄰均之閉戶亦可謂自守之堅救過之彊忍而有力矣故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良其背者卦之內嚮者為面外嚮者為背背者具以成生人之體而非所用者也卦之初爻幾之動也其中又道之主也三與上在外以成子卦體而無用陽時乎上僅以防陰之溢而陽成乎外見故其卦曰良其背非必于背也此卦則良背之良也夫處于陰盛之餘而欲力遏之以使之止是以無用而制有情則必耳不悅聲目不取色口絕于味體察其安有身而若無身抑必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鼻然立于物表有人而若無人而後果良也果良其背也則不見可欲使心不動而後可以无咎矣良之善止于此矣雖然既有身矣撼一髮而頭為之動何容不獲既行其庭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何容不見吾恐不獲者之且獲而不見者之終見也則以免咎也難而况進此之德業乎故震坎巽離兌皆分有乾之四德而良獨無夫子以原思為難而不許其仁蓋此意也後世老莊之徒後我喪耦逃物以止邪而邪益甚則其哉良而无咎以自免于邪而君子為之懼焉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通論行止之道以見良之一于止而未適于時也身世之有行藏酬酢之有應違事功之有作輟用物之有豐儉學問之有博約心意之有存察皆緣乎心之一動一靜而為行為止行而不爽其止之正止而不塞其行之幾則當所必止一念不移于旁雜而天下無能相誘當其必行天下惟吾所利用而吾心無所或各行止無適莫之私意而天下皆見其心非獨據止以為藏身之固而忘已絕人以為姑免于咎之善術矣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言良其背非時行時止之道必內不得已外不見人而後僅以无咎也凡言无咎皆有咎而免者爾背止體故變背言止止其所者據背以為可止之地而止之以止為其所安也乾坤六子皆敵應之卦獨此言敵應者以其止而又相敵則終不相應也夫行止各因時以為道而動靜相商以養動之才則動不失靜之體故聖人之心萬感皆應而保合太和陰陽各協于一今以止為其所而與物相拒以不相入則惟我後耦守之不移而後成乎其止而无咎嗚呼難矣萬緣息而一念不興專氣凝而守靜以篤異端固有用是道者而不能无咎惟不知動之不可已而陰之用為陽之體善止者之即行而止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崇山相疊而終古有定在其位也山以蘊釀靈氣積之固而發生無窮在人則為心之有思然思此理則即此理而窮之而義乃精思此事則即此事而研之而道始定不馳騖于他端以相假借君子體良以盡心者如此非絕物遺事以翫然如委土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與二為三所止者也而初在下為趾陰之初生而不得其位故止之于早則妄動之未免矣利永貞者戒之辭止邪于始易而保其終也難未見異物則意不遷恐其既感于外則且變得位以行則自恣常若此受止而不妄乃永貞而利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三雖止不以道而當方動之初勤之進不知沮之止固可時踏審慮以得行止之正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居下體之中隨股以動而不躁順乎行止之常者也六二陰當位而得中比于九三固願隨陽以行而得剛柔之節三不拯恤其情而固止之失所望而不快必矣人之有情有欲亦莫非天理之宜然者苟得其中止之節則被矜鼓琴日與萬物相取與而適以順乎天理不擇其善不善而止之則矯拂人情雖被裁抑而聽其強禁安能無懣心哉甚矣三之違物而逞私意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志隨三而順理以行不拯而止之勢必不能安心退聽騏驥豈然困于鹽車哉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董心 限居上下分界之所謂腰也列橫陳于中夤脊也九三居四陰之中隔絕上下橫列其間為腰不能屈伸而脊亦受制之象厲危也欲止邪者必立身于事外耳目清而心志定乃察其貞淫而動靜取舍惟吾所裁而不為邪所困今乃置身于陰濁繁雜之中橫施裁抑抑之太甚而上下交逼則危其身所見所

聞無非柔暗孤立不能而將為所移則危其心危心之害甚于危身一尺之練受無窮之烟塵欲以不喪其潔也

象曰艮其限危黃心也 所止非其時地如人腰脊之氣機塞其病曰關格許衡姚樞講性學於口元受薰而為口之口似此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與五受上止者也自腰以上為身身者心之舍所絲以發五官之靈制言行之樞者也有所受制而靜以馭動異于腓足之職司動而被鋼者柔而當位樂聽裁抑上以其道止之慎于自持則絲是以行焉可无咎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之自任也曰躬反求自盡躬行君子之道知止我者之以善吾行無不快之心也四于咸為心于艮為身一也艮以止外誘之私則曰身咸以應羣動之變則曰心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口輔也言則輔動五位在上而為外卦之樞機言所自出也言剛厲則簡而當柔則為甘言為巧說上亟止之則所言者皆當乎事之序而悔亡五本有悔上止之乃亡咸上為輔艮以五當之者陽為德性陰為形體故艮之取象于身極于五而上乃止德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本義云正字美文六五不當位非正故也中虛而受止故有慎言之德艮止之道莫善于言惟口與戎言之不作則難于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艮道于此宜矣

上九敦艮吉 凡止之道能終于止者必其當止而可終不行者也然而難矣無靜而不動無退而不進天之理數人心自有之幾也故必熟嘗乎變化之途而審其或行或止之幾以得夫必不可行之至理而後其止也應萬變而不遷上九立乎四陰之上物情事理皆有以察其貞淫而力遏非幾于毫釐之得失則其確然而不移也止于至善之定靜而非強為遏制者也于是而止純乎正而无妄矣以修己治人而莫不吉矣故克己之學惟顏子而後可告以四勿之剛決而非初學之所可與止之急則必不能敦異端之所以無定守而為陸王之學者終于無思憚皆未慮乎變而遠求止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成德者加謹之功也

漸女歸吉利貞 水所潤漬曰漸相近而密相入循序以相決之謂也卦因否卦之變而立義否陽上陰下各據其所而不交漸則坤上之陰上乎四以相入乾下之陽下乎三而止焉陰陽于是乎得交以消否塞而陰之進陽之退以其密通者潛移于中易相就而徐相決故其卦為漸漸以消否而剛柔交化凶為吉矣然交道之大正者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尤必居尊而為主者洽而互相愛二之陰以誠相感逆若疏而情自深今此就近潛移以情相五之陽居中自如無相就之志則其道惟女歸為得而吉焉陽下于三男下女也陰上于四婦人以外為歸也婚姻之事地相鄰爵相等族相若年相均知聞已夙而後媒妁以通其事在內而不及于外女外歸男下達各得其正以漸而吉也吉止于女歸者君以漸道而交臣則浸潤之小人承寵士以漸而交友則沈溺之損友相狎皆非吉也女歸先言女而後言歸女之志則其道娶之謂也異于歸妹之先言歸而後言妹為男反歸女之辭故漸吉而歸妹凶卦中四爻陰陽各當其位貞也而功在四往者消之位也陰之為性安于內而難于出外四往而後三來四放道以抑情而順其正雖離羣外出而不恤二五乃以各真其中位而無不正則合義而利永固其貞矣故近而相親未克于嫌而要歸于善終異于歸妹之潰亂遠矣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進陰進謂六四也漸之進惟女歸為吉有不可他用之意焉陽上陰下各估其所安陰進而後陽下之故有女歸之義而吉蓋雖有男下女之道而陽剛終無先自卑屈之情必陰先往而後剛柔各得其位消否之功在陰之往也雖僅為女歸之吉而陽不亢陰不賤官家之化施于有國亦治平之要王化之基矣

其位剛得中也 其位猶言以位言之九五雖以六四上進而乾道損然不失其中則位固正也所以利貞止而巽動不窮也 以二體之卦德言之有艮止之德而後巽以入焉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也漸之所以利也世之為學者不知此義滅裂躐等而鄙盈科之進為不足學自異端有直指人心見性之說而陸子靜王伯安附之

王船山經史論 周易內傳卷四上 七

陷而必窮動之不善宜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別言木者山上之風動物而長養之驗于木也艮止以居德異風以善俗止而不遽入而不迫君子體德于身居之安而自得敷教于俗養以善而自化皆繇浸漸而深漸者學誨之善術也世豈有一言之悟而足為聖之徒俄頃之化而令物皆善哉異端之頓教所以惑世而誣民也本義云賢字疑衍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卦之諸爻皆取象于鴻者鴻飛以漸不迫而不息也卦爻之位外高而內下內陽南而外陰北鴻自北而南曰陽鳥禹貢所謂陽鳥攸居也三自外而內漸下嚮于南鴻之來賓也于秋冬也四自內而外漸上往于北鴻之北鄉也三陽下則五與上有且來之勢四陰上則初與二有且往之勢而固未來未往也近者先移焉故曰漸也曰于曰磐曰陸皆下也南方之地水石平曠之地也陸則近于北者也曰木曰陸曰陸皆高也北方水涸風高之地也陽則漸以下陰則漸以上而來南之時寒下二陰方返之象往北之時暑上二陽方炎之象其飛也密移其往來也陰陽均故于鴻而得天化物情漸進之理焉暑則北寒則南常得中和之氣漸之所以貞而利也干水之涯也南方水草之地鴻之所安進而于此有徘徊不欲更進之情初六柔而居下故有其象而柔弱為小子時方進而遲回不敏羣將孤矣故屬四其同羣而相應者四往而初止四不能不相責也故有言然漸之為道以不迫為美則時尚未至姑止而待焉安安而後能進故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者未可急于行者也則雖以不敏而危自循其分義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吉 磐大石平而固者鴻漸進而止于此尤可以安矣二柔當位而中故有此象衎衎和樂貌居之安則自得也故吉漸卦陰陽之交近而相比非交道之盛故皆以止而不躁為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飲食而吉者豈以安居宴樂為宜乎必有中正柔順之德以靖其于位則雖不急于進而非無事而食也以學問言之則造以道而居安自得非遽望有成于坐獲
九二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初二四鴻之漸而往也三則其漸而來也陸中原平曠之地鴻之

南征近南者先馬而早至于中原矣雖漸也而實遽也三男下女四女外適故為夫婦陰方上交而陽相背以下無反顧之情征不復也婦雖孕而無與恤之不育也遷之遽交之淺則其情不固所以凶卦雖為漸進而三四動見于占則未能漸凡此類以著象九六之動而言故與卦之全體有異所謂惟其時也三既下無可復上之理則與初二合而止于內以禦寇而消否損其生不恤其家可也剛當其位故得有此利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醜類也五上與三同類之陽也二陽安居未

有行志而三遽下移獨往不反則雖四陰上交而不能相聚以成生化之美惟退而與六二相比而二樂得之以相保則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桷橫枝平出如椽者鴻趾有臺不可木棲惟得桷則可暫安四就近而進无所擇而輒往與三同其遽動故有此象以其當位也故或得其桷或者不必得之辭而亦理之可得者也陰進而往外以順承乎五上之剛變而不失其正故賢于三而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柔順以巽入于二陽之下雖離羣孤往而可安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鴻之南也經雁門之塞所謂陸也前者已至于陸而後者尚集於陸居高而不遽下得漸之正者也九五居尊而得位故有此象婦謂四也四出歸于外五為之主其正配也四欲上進五遠引而不相狎有不相交而不孕之象不孕不相接也然四之情既篤五安能終拒之哉惟不聽其遽于求好而漸乃相接則象傳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者也故不勝其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連吉為文謂不勝其吉也得所願者陰之外適固樂得君子而事之謹浪笑傲莊妻不得其願知狎暱之不可恃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陸舊說以為遠字之譌韻與義皆通謂雲路也上處至高之位而乘巽風之上乃翔翔雲際而不欲下之象羽所以飛者儀法也三四交移以密通之情為進退上去之遠止于最高而不下蓋鴻之南也遠寒就暎適水草稻梁之鄉有希榮之情焉翔雲路而不屑君子愛身以愛道揚雄所謂鴻飛冥冥

冥者何慕也任頑起懦可以為百世師矣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志不降身不辱孰得而亂之急于消否者志士之情三四所以為女歸之吉安于下而不妄者貞人之守初之所以雖危而免咎尊德樂義而不輕于動者大人之操上九所以為法于天下可進可退而不失其正者君子之度二五所以和樂而得頤六爻異用而各有其道漸之所以利貞而上九其尤矣

三歸妹觀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征而即之以為家曰歸女歸者女外適而以夫家為歸也歸妹者男舍其家出而就女以為歸也卦自泰變陰陽本有定交而乾上之陽出而依陰坤下之陰反入而為主于內就近狎交不當其位男已長安方少相悅而動以從之卦德之凶甚矣故無所取象無所取德而直就其占言凶言无攸利與剝卦同而尤凶但舉卦名已知為不祥之至勿待更推其所以凶也征凶者以往而凶陽不往則陰不入而于陽婦之不順皆夫輕就之情導之也既言凶又言无攸利者往歸之意以為利存焉而不知適以貽害君子之居于小人中國之折于夷狄皆見為利而自罹于害矣其位而利可徵于然惟征斯凶則初之得位而安于下二五之居中而不動固可以免所以多凶而交或有吉存焉不征則不凶矣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說反 上古之世男女無別黃帝始制婚姻而匹耦定然或女出適男家或男就女室初無定制故子如姬姜皆以女為姓迨乎夏殷雖天子諸侯且有就女而婚者易兩言帝乙歸妹是已周之興德南國之淫亂始為畫一之婚禮自納采以至親迎畧放古者陽就求陰之意而必女歸而無歸妹之事然後以族正家道立而陽不為陰在天經地義垂之萬世孔子曰周監于二代吾從周此周道宜從之大經大法也故施及秦漢等贅婿于罪人有饋成之法焉後世非貧賤無賴之野人未有以妹為歸者矣此傳緣其始而言之當匹耦未定典禮未定之先亦未大拂于天地之大義蓋陰之情與然內樂于與而外吝于與抑以存其恥心故必陽往而動之然後悅而生化與焉則男就女以為家亦可矣然人道之正正于始始于此則終于此陽一屈而就陰則陰入而為主于內陽反實焉終其身受制而不能自拔

故先王于此慎其始以防之乃如此卦之象所以為歸妹者不恤禮制之既定苟且便安規小利說焉而動者也始不正而終為人道之大患自非帝乙鮮有不後國亡家而陷于惡者所以凶而无攸利也

征凶位不當也 三四失位二五因之

无攸利柔乘剛也 外卦一陰乘一陽內卦一陰乘二陽陽妄動而為陰所乘則敗于家凶于國惟陰之制而莫如之何隋文帝之剛為獨孤所乘而身殺國亡况唐高宗光之未能剛者乎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流下雷終奮出而不為哀止男已長女方少不憂其不偕老而說從之推此志也貧賤夷狄患難皆可以永焉者也天下無不可終之交無不可成之事君子明知事會之有敝而必保其終情不為變志不為遷蓋象此以為德庸人不知敝而妄觀其終之利智士知其敝而為可進可退之圖以自全孔子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文信國曰父母病雖知不起無不藥之理聖人之仁所以深君子之志所以不可奪也大象此類皆與象殊指不可強合者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歸妹以娣謂當歸妹以娣之世也此句統下九二言之娣少女謂三也跛能履能視分言之而固相聯以成文二爻之德相肖也陽而往出而歸陰得其娣以歸而為主于內亂道也初九剛而居下不隨四以行跛象也惟守正而不妄動則如跛者之行畏介而必慎以此道而正四之不正往而吉矣履與歸妹內卦皆兌而上承乾震之剛故皆有跛眇之象而履孤陰妄進故自謂能而非其能歸妹四輕往而過不在三則初與二能保其正而與履之素履往坦坦幽貞德固相若皆處濁世而有孤行之操者也易之文簡故詞同而意異

象曰歸妹以娣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此與九二象傳文皆相承當歸妹以娣之時世已變而初能守其恆故跛而能履上承九二之剛足以知敝與同道而免于凶故吉陽以不歸陰為恆理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二剛非其位而上為六三之陰柔所掩有眇象焉然天下貞邪治亂之辨本易曉了而柔不自振者誘之以動則迷二以剛中之德無欲而清則五之為君三之為娣從違自審而弗復如四之失所歸

此乃柏舟之婦參秀之老理明而義自正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以其近三而為兌說之體疑于變故言未變常亦恆也謂陰陽之正理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婦 須給使之入女之賤者也古者天子諸侯滕用姪婦姪貴而婦賤陽舍其位離其類以
外歸志行之與賤適足與須女相配而已反歸謂旋歸于夫家陰來就陽六之來三也六五中正不輕就匪人而
與相說惟坤下之陰卑賤而就之先得其寵內志不修自此始矣于君而僅得合于權佞之臣亦此象也進不以
正則不正者應之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當謂當位四失其位三因失馬言未者過不在三也

九四歸妹愆期違歸有時 此正征凶无攸利之爻不再言占者象已決言之于此原其致妄之繇而設戒以導之
于正聖人不輕絕人之情抑以上古舊有此理雖足致亂而固可救以正也不待女之歸而男反歸女者以三十
而娶不可過期乾三之陽已老坤四之陰方穉六五中正待禮成而後行故陽在己而往從之不以賤辱為恥乃
為之戒曰雖其歸之遲而自有時何至卑屈失身以召柔之乘已哉詞之婉諷之切周公當婚禮初定之時曲體
人情而救之以正故其辭溫厚而動人若後世淫色吞財之夫則固不足與言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待年待禮陰之志本正而未嘗不欲行九四急于往而不姑為待何也男擇配臣擇
君士擇友豈有定期哉急于身緩于逢時則已不往而物可正推而上之聖人之養晦以受命待費而活玉亦
此而已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袂之袂良月幾望吉 帝乙歸妹歸而逢其吉者故此爻當之君女君帝乙所歸
之妹謂五婦謂三也三陰稱而以色悅人陽所狎也言袂良者君子辭爾六五柔順得中而應以正貴德而不以
色為良陰德之盛者也故日月幾望五惟有待而行不與四俱亂故帝乙歸之雖失正而可宜家然惟有帝乙之
之而遇恭儉自持之賢配乃能獲吉使其為悍婦之妻而自不免于狎弱則征凶而无攸利也必矣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袂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色言之不如妹矣德稱其位故貴為天下之母而帝

乙亦蒙其吉所遇之幸也裏敬不遇漢高帝馬周不遇唐太宗則與蘇秦同其車裂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女謂上六士九四也筐禮所謂弁實棹栗栗脯以見舅姑者刲羊無血自
斃之羊也各于六禮高簡以成事故女不歸士而士歸女也死當以誘女末俗之惡吝而已矣士各則女愈驕乃
以無實之筐見舅姑而不作上六之陰亢九四自貽之辱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承虛筐者不以禮意相接也夫四之屈辱往歸豈無觀利之心哉乃此以吝往彼以驕
報所必然者故先王之用財也儉而獨于賓嘉之禮重費而不恤所以平天下之情而使相勸于君子之道其意
深矣□□□人趨苟簡而倫常以數可不鑒哉

三三豐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者盛物于器滿而溢于上之謂此卦一陰載一陰于下二陽載二陰于上陰有
形質者也得中而加于陽上感滿而溢于所載故謂之豐以其自泰之變言之陰入而為主于二其明乃感陽出
而動于外動以滿盈亦豐象也而豐于外也蔽其中豐于上者蔽其下在二體則陽雖動于外而陰留不去尚揜
其離明以卦畫言之則陽受蔽于陰為重疊覆障之象在陰則勢處其盛在陽則載陰而大有事焉非易處之卦
也以其陽雖受蔽而為方生之爻明之發而動之始也故亨然而非有其位非有其德者未易亨也惟王者撫有
天下而載萬民富貴福澤過量相益而不必辭處于深宮而臣民之情偽相積以相蒙覆皆其所容受以待治則
固不能離彼而炫其孤清故至于豐不當以為憂而必拒之撤之以自礙其有容之度夫王者既有其位矣而抑
必有其德惟大明麗中盡察于物情之微曖則可任其叢雜相掩而不為之亂若非王者之位則一受習俗素暗
之蔽百鍊之鍊且化為繞指之柔若非日中之德則肘腋之下蒙蔽所積而况四海之遙兆民之眾一葉蔽目不
見泰山矣故豐者憂危之卦也非德位兼隆固當以為憂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亨 陰盛而陽皆載之故曰大蔽盛則不通然而亨者六二陰得其位而陽相與麗以發其
明二陰積上而九四震起以動之使勿怙其柔暗故亨明之所以不捨者皆九四之能拔出于外導宣其幽滯而

明乃上行非然則明夷矣何易言乎

王假之尚大也 惟王者之道以廣大而徧載天下之繁雜為尚下此者不能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能如日之中徧照天下無幽不徹乃可勿以豐蔽為憂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此言陰盛之不足憂而惟日中之不易得也

倚伏邪可使悔而之正禍固為福之所倚而何憂乎而不能以明照天下則吉且召凶善且流而之惡消息盈虛

聽乎時而不審其變人且熒之鬼神且傷之而何易言勿憂乎苟非堯舜禹之相繼以治天下則共矐頑讒之覆

蔽以成陰暗者自相乘以亂苟非文王之不遑暇食衛武之耄而好學則方其明而若或墮之方其動而若或掣

之矣故曰豐憂危之卦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始出而雷即發其雷必迅所謂雷電皆至也惟重陰覆蔽故陽之出也必

怒致致之于市與旬人行辟也折獄既明刑即決焉茲人無可容其規避雷電迅疾之象噬嗑之明罰故法已斷

而必更察之立法之慎先王詳刑之典君道也豐之折獄致刑已明則斷君子用法之嚴吏治也君子謂守法之

嗣君與聽獄之卿士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謂四自下匹上謂之配主者卦以下畫為基初為離主四為震主十日曰

旬春秋傳曰天有十日自甲至癸旬數也九四當離體已成之後日之數已盈而遇之者以其大明生其善動雖

有日中則昃之憂而自可无咎往則為四之所嘉尚矣陰盛非剛不能致察初與四相資以成日中之治所以善

處豐也初不言豐者二雖蔽初而柔得其位居中以為明主無相蔽之情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雖旬无咎言即至于旬而尚无咎則其不可過可知初與四遇當離之已成則兩剛相

得過此則五上之陰且蔽之矣五能蔽四不能蔽初以其遠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編草為藩蔽日中見斗日食而星見也六二上應五而五以陰

揜陽故為豐于障蔽為日食晝晦之象二不容不疑其蔽己之明疑甚而疾矣乃二以柔中當位虛中而信物以

與五相孚則五且感發而與之同志棄暗求明吉矣豐非剛不能撤蔽而二以柔能感五者麗于剛以為明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能信諸已則足以發人之志也陽實陰虛以實之謂信而易母子陰言孚者人之懷

疑必先有成見于中窒而不通則遇物皆見其乖異虛以受之自能擇善而篤其信實以言信之用虛以言信之

體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舊說以為檐幔沫小星也日中見沫日食既而晝晦極矣右肱謂四九

三之所以資動者也九三處明之終日中而昃矣而上應上六之極幽極暗故為幔障天而日晝晦之象上之蔽

也厚三與應而受其蔽雖有九四之剛可資其動以撤蔽而弗能用也漢元受石顯之蔽而蕭望之不能抒其誠

唐德宗受盧杞之蔽而陸贄不能效其忠蓋此象也言无咎者未詳程子以為无所歸咎亦通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豐惟王假之必將大有所為受蔽于上不足以照天下而何大

事之可為終不可者姦蔽賢則賢終不為之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過其夷主吉 夷等夷也在上而交下曰夷四雖不應五而與五相比故與二同象而受蔽

更切焉賴其下與初應兩剛相得明以濟動而陰弗能終揜之故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過其夷主吉句行也 象雖與二同而受蔽更深故于此發不當不明

之義四雖為震主而以剛居柔與五相比則所處之地危矣非離體則明不足以燭幽獨陽不足以勝眾陰必行

而下就乎初以相輔乃得吉焉豐之所以能明以動者功在四而四又資初當昏昧之世求賢自輔為善動之要

術四之吉惟其為退文而不自怙其剛以輕試于障蔽之中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五以陰暗居尊位力足以障蔽于陽本無吉道惟其得中為六二之所仰而求于者而陰尚

未盈能下受之故二來而施之以明彌縫其不善而著其善乃有慶譽而吉者本非所有而有之辭慶福自外

來也譽名自外成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本非吉以得一來章之吉而慶

上六豐其屋部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 上恃二五之陰皆得中而已又居于其上驕盈而重蔽陽剛其德凶矣蔽人者先以自蔽陽剛方明以動安能蔽之徒重厚障障不能見遠而已明之所不照處于處暗之室有人者无而人亦終無欲見之者見絕于有道而凶矣占此者遇如此闇傲之人絕之可也五可孚而上不可化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豐滿盈溢亢而自驕高居而絕物明者不施以照終于自藏而已其愚若此不足以為日中之憂

三三旅艱下

旅小亨旅貞吉

相從而行曰旅古者鄉行旅從故曰行旅以二體之象言之火在山上野燒也前談後談相踵競進而不可留若行者之在途相躡而過征以卦畫言之三陽皆在陰上往也陽為客陰為主陽之旅也自否變者五陽去位而止于三雖止而非其居三固進爻也則亦姑寓而欲行者也旅者陽也乃陽倡則陰必隨陰元陽以立其不易之基于下則雖得中而非其安居陽旅而陰從之以旅矣一陽往而一陰從之二陽往而二陰從之陰隨陽行若鄉行之有旅從陰亦旅矣六五居中非其位也雖有文明之德而艮止阻之以不下逮陽已往而明王不作已亦不得安于上位故先儒謂仲尼為旅人小亨小者陰也陰得一中故亨旅貞吉者旅之貞旅之吉也上不當位而下止本非正而不吉乃時當其止道不足以行而文明不息以明道為己任隨所寓而安焉為旅之正而樂天安土得其吉矣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得中乎外不能得其正位而在事之外也陰下陽為順乎剛雖柔而放道以行也止矣而必麗乎明以不息故即此而志無不通道無不正居無不吉也陽君陰臣陽見陰隱雖德備文明若仲尼亦但謂之小以位言也夫子之志于象傳自道之

旅之時義公矣哉 非其人則失正而不能亨因其時合其義居不安而道不廢隘與不恭俱不足以當六故極嘆

其六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離火明也艮止慎也既明且慎則速斷之而不捨滯以滋擾如山

上之火過而不居君子之于民教之治之皆遲久而不迫惟用刑則非君子之本心不得已而寄焉耳留之則證

佐待理而久淹枝葉旁生而蔓引胥吏讎姦而送為舞易其缺民也大而姦人得以規避故以不留為貴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專取六五六義爻則各以其得失言之旅之時義雖大然非六五文明之德則其得

失亦微所謂尚非其人道不虛行也瑣瑣細小貌初六卑柔無遠志而隨陽為旅則鄙魯而為裏糧結縷之謀災

之至若出意外而不知務小忘大正其所自取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窮者自窘於微細之中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柔得中位旅得所安之次舍矣陰謂資糧童僕謂初也瑣瑣在旅人則取災在

童僕則為正以柔懷童僕而使效其貞小之亨也旅初與二所取象占者小節爾而易獨為告之苟非不義亦日

用之常聖人詳著之以前民用而學易者慎微之道在焉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懷其資未免非尤惟得童僕貞則免于咎懷資而失童僕之心斯寡助而塗窮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陰爻之旅皆從人以旅者也陽爻之旅則自欲旅者也旅者行而不留君子

之仕止久速因時制義無悖悖窮日之心九三以剛居剛不中而為進爻急于去而不留無反顧之情焚其次誓

不復反徒眾解散不可復收雖使其去合於正而亦危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後也 傷謂傷於君子不輕絕人之義以旅與下謂既倖倖以去使初一

之心解體導之離散不能復合介然之義其終必窮好勇而不知所裁將與鳥獸同羣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吝我心不快 處羈旅所處之國也吝者行而攜以備樵採柞之用者三去而迫于去四則

剛失位而居退爻義未可留而姑留者也留則得其資吝而四志本剛非以資吝為念去也故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吝心未快也 四非陽剛宜居之位故雖得資吝而不快若孟子于齊梁是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雉文明之禽六五離之主欲麗于陽以發其光輝而得中于外不能乘權以右為則不得雉而茲其所以射者亡之所謂道之將喪也然雖為旅人而道賴以明則人之所與天之所篤又豈能去之哉止而麗乎明此又當之

象曰終以譽命上遠也 上無明王則天人之所宗仰者在己也周公心儀其人而孔子自當之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場也 上九居離體之終陽已亢極火炎于山上而不息鳥有巢而被焚之象蓋時有災危去以避害者也免于禍則笑而貪生倖免為人所不禮無可再棲之枝將號咷而悲思其故處矣牛順物易疆場也居其國有其家則無可去之理順道也子思所以遇寇而守也後其貞順于國而越疆外出道失而身必危故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聞名譽也既居高位則義在同其災患而以旅道自處違其義矣不終不順人皆賤之雖有陽剛之才無德而稱焉

